

文新學刊

# 浪花

范泉

永祥印書館刊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浪  
花

小說集

范  
泉

版初月四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 花 浪

著 泉 范

人 行 發  
鎮 安 陳

者 行 發  
館 書 印 祥 永

號〇八三路州福海上

者 刷 印

廠一第館書印作永  
號八三二路南西陝海上

編 主 泉 范

## 刊 新 學 文

版 出 期 分 冊 六 集 每

迷 霧 (小說) 司徒宗

春 情 曲 (小說) 歐陽翠

綠 的 北 國 (散文) 范 泉

庸 園 集 (散文) 孔另境

子 夜 (戲劇) 吳 天

城 (戲劇) 顧仲彝

衣 冠 禽 獸 (戲劇) 顧仲彝

紅 樓 夢 (戲劇) 吳 天

世 紀 的 孩 子 (新詩) 朱維基

銀 字 集 (雜文) 趙景深

昨 日 (小說) 司徒宗

浪 花 (小說) 范 泉

### 第 一 集

### 第 二 集

本 書 實 價

元

# 目次

|            |      |
|------------|------|
| 浪花·····    | (一)  |
| 白色的山脈····· | (一五) |
| 債·····     | (三六) |
| 陸大昆·····   | (八三) |
| 五月·····    | (八七) |
| 鼻涕·····    | (一〇) |

## 浪花

—

太陽從山崗裏探起了半個頭來，可是給淡淡的水霧矇住了。坐在金山嘴上的人們，抬頭朝向東方，只見一片乳色的白霧。

海濤洶湧着，澎湃着，嘯出一陣陣悽惋的聲音來。像暴風裏旗子般飄着的海浪，一個按住一個，有規禱地角逐着，襲擊到金山嘴的山脚，用憤怒的吼叫，噴吐了無數的白沫，晶瑩的珠子一般的白沫。

這大概還是早上四點鐘的光景吧，然而金山嘴上的鹽民和金山嘴上的漁夫們，都已經從低矮的茅屋裏鑽出來，鹽民們舉起了手，遮住額角，在察看當天的天色，準備把鹽

床灌進海水；漁夫們卻忙着搬運破舊的漁網，在船首和船尾檢點了一切，隨後放開繩索，冒着白濛濛的浪花，漂流出去了。

海面鋪蓋了惱人的空虛。

惟有那海潮，它永遠拐着急促的步伐，在無邊際的海之心臟裏突擊着，把雪亮的浪花無休止地拋擲到船艙裏來。這時候，小虎兒正像往常一樣地，穿着山毛竹葉編成的水衣，戴着笠帽，用他健壯的胳膊和粗野的手，握住了風帆的線舵，呆呆地注視着這飛躍過來的浪花。和他並排駛着的有老三角的船，多禿子的船。他們是住在同村的本家，從金山嘴到金山尖去打魚，他們的船總是一股兒放出來的。

「小虎兒，呆着又是幹嘛呢？」

老三角眼見了小虎兒滿懷心事似的，便把提到嘴邊去的旱煙管拾回來，很關心似的這麼問。

「唔，那是……沒有什麼……」

說着，小虎兒的臉兒可轉紅啦。好像老三角這一提，把小虎兒的祕密全給戳穿了似的，他羞澀地把風帆拉了拉，把腳邊的水壺提起來呷了口茶。

「他媽的，老三角，你還不知道麼？」多禿子瞧見了小虎兒的那股窘勁，就高興得倒轉了頭，做了做媚眼，大聲地叫：「咱們小虎兒可不同啦，前幾天，他媽的，不打謊，俺親眼兒看見，有一個白胖的娘兒看上了這小子哪！」

「是嘍，白胖的娘兒，這什麼話？」老三角有些好奇起來。

「真是呵，他媽的，那還在七八天以前，俺跟小虎兒的兩條竹葉（註）漂出去的時候，小虎兒的線舵這麼着……」多禿子把右手朝向南邊，用力一側，打了個比喻。就折斷啦！風呼嚕嚕，呼嚕嚕的，就把竹葉漂出去，漂到了金山衛的灘腳，船就上了岸啦。他媽的，俺多禿子親眼兒看見，有一個娘兒正在晒鹽床的娘兒吶……」

（註）因為打魚的船兩頭很尖，很像竹葉，所以漁夫們都用「竹葉」來稱謂自己的船。

句

「是嘞，那又怎嘛呢？」老三角把旱煙管隨地一縮，好奇地，睜大了老花眼，這麼問一

「怎嘛呢？」呵哈，這小子，真够他媽的，這麼一來就搭上啦！多秃子把右手舉起，

招着手，打了比喻，隨後就趕忙接上去：「那娘兒就跑過來，幫他把竹葉推下了水，後來，啊  
哼，他吐了口唾沫

「後來嘞？」老三角聽得有些出神了。

可是紅着臉的小虎兒卻再也按捺不住：

「多秃子，你別多嘴！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

「嗨，還有象牙麼？真羞死！」多秃子用腳攔到線舵上去，把右手的食指在臉面上刮了刮，意思是說：「這娘兒就叫小虎兒鈎上囉！」

「是嘞，呵哈，哈哈！小虎兒，你倒是桃花蓮交足嘞！」老三角笑彎了腰。

小虎兒害羞得臉兒通紅，恨不能立刻鑽到水底裏去，他想不出更好的話來跟多秃



子賭嘴，羞澀地拉轉了篷，讓船頭斜向金山衛的鹽灘，一面還靈巧地側下身，用一隻木瓢兜了一滿瓢的海水，直向多禿子的身上漂過去。

「多禿子，你胡說，給你涼涼腦袋兒吧，哈哈！」

一瓢水直淋在多禿子的頭上，水從臉面掛下去，潑落在全身的衣服上。可是頑皮的多禿子怎麼甘休呢，他趕忙把水兜上頭，讓自己也兜了滿瓢的水漂過去。

然而小虎兒的竹葉已經轉了灣，漂得遠了。水像雨花一般地從天空掉下來，全掉落在空虛的海面上。

浪濤滾滾地漂着，推擁着小虎兒的船，在船的週邊起了一陣陣白色的浪花。

小虎兒又漂到鹽灘那兒去了。

「小虎兒，你不去打魚了嗎？」

老三角眼見小虎兒的竹葉漂了開去，就丟下旱煙管，站起身，用兩隻皺摺的手合到

嘴邊，大聲地嘆

從遠處飄來了小虎兒的回話：

「去的呀——去的呀——可是我有點兒事哪——」

二

天漸漸地開朗了。

小虎兒的竹葉一直漂到金山衛的鹽灘邊。

「噓噓……噓噓……噓噓……」

小虎兒打着怪響亮的口哨。

鹽灘上有一條雪白的影子，牠很快的，向沙丘的這邊移過來，移過來。

白浪打到米黃色的沙粒上，像一張絲織的氈毯，噴着乳色的浪花，遮掩下來了。浪花一陣擁着一陣，在光亮的陽光裏閃耀着。

打鹽灘上飄來了一聲回響：

「喂——在這兒吶——！」

竹葉漂到白色的人影那兒去了。

隨後，那雪白的人影，在清晨的水霧裏很快地閃到海邊，打沙灘上縱身一躍：

水——嘩啦！

一陣白浪。

人沒入了海水。一會，從海濤裏湧出了一條雪白的銀蛇。這條銀蛇帶了一身流滾的浪花，划到小虎兒的竹葉邊。

「白浪姐，你等久了吧？」

小虎兒用兩條有力的赤色的胳膊，擁住白浪姐的雪白的胸腋，從海的浪花裏拉到了船肚。

白浪姐急喘着氣，躺着，嘴角那兒掛着愉快的笑。

「又要……就誤你……打魚的時間嘍！」

她吞吞吐吐地，然而甜蜜地說，她的潔白的胸脯，一絲不掛地，正愉快地起伏着。

小虎兒瞧着這，臉上泛起一陣紅，但立刻，像捉到一條大魚似的，把他的全身撲上去

了。

「可不是，我已經先捉到了——一條大白魚！」

一陣愉悅的笑，輕盈的笑。

笑聲跟浪濤的聲音混在一起，諧和着，——那是海的音樂。

太陽已經脫離海水，跳到燈塔的尖頂那兒去了。

### 三

兩個月以後的一天。

黎明。

可是天際掛滿了烏雲，好像要下雨的樣子。

老三角和多禿子的兩條竹葉，在激流的憤怒的海浪裏打了幾個旋，終於撒野一般地漂漂，一直漂流到金山衛的鹽灘。

鹽灘上已經站滿了人。

那些人們的一半，是從金山嘴上搭了竹葉，或者憑了一方破舊的木板漂過來的漁夫，他們有的頭角上流着血，手臂上綁了殷紅的血布，有的連衣服都來不及穿上，赤條條的，坐在沙丘上發呆。

混雜在這些漁夫們中間的，是那些每天做着鹽井和晒着鹽床的鹽民們，他們傳染到了漁夫們的驚恐，臉帶愁容地聽着一些駭人的消息。

當老三角和多禿子的竹葉漂過來的時候，人們擁上去了，圍繞着他們的是一片嘈雜的詢問聲。

老三角滿臉慌張，從已經撕破了布帆的竹葉裏跨出來，那毫無血色的嘴唇顫抖着。「湖毛子（註）一上岸，就是拉夫燒屋子完啦，什麼都完蛋啦！咱放出這條竹葉，可是

湖毛子嘔，說不定今晚上就到這兒來嘛！」

老三角顫抖着嘴唇，無力地坐在沙丘上，用手摸摸他右側的衣紐：可是那旱煙管呢，他不是也都忘記帶了麼？

人們都哭喪着臉，人們的臉上都堆滿了烏雲。

只有多禿子滿高興，從沙丘上跳到大羣的人叢裏：

「他媽的，湖毛子厲害，可捉不到俺多禿子。俺跟小虎兒在一起，小虎兒這孱頭，叫湖毛子一槍，嘭，打死啦，可是俺多禿子，哼，他媽的，吡！」他乘使又吐下一口唾沫。

「小虎兒已經死了麼？」人叢裏突然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她這麼急迫地問。

多禿子把目光移在這女人身上，眼睛一骨碌，這才知道那是小虎兒兩個月來常說起的——那情婦，叫什麼白浪姐的多禿子倒有些呆住了：要告訴她呢，還是不但想呀想

（註）湖毛子就是日本人，那時候他們到杭州灣一帶來登陸。

的，他還是把小虎兒臨死時潑在他衣褲上的腦漿，拿給她看。

哇  
~~~~~

她嚎啕地大哭起來。

然而人們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們東張西望地滿是驚恐。

瞧瞧天，天上的烏雲更濃了，在遠遠的南方，烏雲已經起了白腳，

那該是傾盆大

雨的迹象了吧？

#### 四

一整天的大雨。

正因為雨，湖毛子這才沒有當天趕到金山衛上來。

鹽民們正在忙着整頓行李，吵吵嚷嚷的，整個的村落好像沸騰起來了。

只有白浪姐，她呆呆地，一聲不響地，坐在那沙丘上，淋在大滴的雨裏，眼看着憤怒的

海浪咆哮着，旋轉着。

鹽民們都自私地只顧自己逃難的工作，他們把破檻的衣物裝上了板車，用牲口縛着，開始跋涉泥濘的道路。他們一堆一堆地溜了，正像白濛濛的浪花一樣，一陣又一陣地湧開去，湧開去。

只有白浪，她孤零零地，誰也不知道地，呆呆地坐在海邊。雨水淋在她的髮上，背上，衣服含了水份，緊貼在她的身上。然而她睜大了眼，那麼癡呆地，眺望着遠方，那白濛濛的金山嘴的遠方。

在深夜裏，傾盆的大雨還沒有歇息。

一條掛着撕破了的布帆的竹葉，冒着兇惡的海浪和白濛濛的水煙，直向金山嘴漂去。

金山嘴的四週，圍繞着湖毛子的船，那些巨大的船隻也浴着漫天的水霧，迷迷濛濛地擺動着。



湖毛子們也許都已經睡熟了吧。

趁着漫天的水霧，這條竹葉輕飄飄地停在一隻巨大的湖毛子的船邊，

立刻，從竹葉裏躍出一個人，很小心地，攀住巨大的湖毛子的船甲，從一條掛梯上爬上去。

在甲板上立刻發出兩聲響——

噉！

噉！

爬上去的人用一柄利刃插死了兩個湖毛子。

但終於給湖毛子發覺了。

噉！噉！

「啊啲——」中了槍的人慘叫了一聲，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這女人，便從高高的船舷上倒下，在白濛濛的水霧裏牽動着身子，掙扎了幾下，然後

一直跌進憤怒的海水裏。

第二天，東方才發白，雨水已經停了，當湖毛子們的船開始向金山衛進發的時候，只見在不遠處浮着一個白胖的女屍，她的雪白的胸脯那兒，還有殷紅的血斑。

海濤洶湧着，無休止地咆哮着。那像暴風裏旗子般飄着的海浪，一個按住一個，有規律地角逐着，襲擊着。

淺灰色的浪花像一朵朵白色的茉莉，捲到半天，然後又從半天裏掉下來，掉到無情的海的波浪裏。

於是海浪嗚嗚咽咽地，唱出了悽婉的歌了。那歌聲的曲調是那麽悲切，就像一個盲者的哀泣，你一聽到了它，你就會永遠記得，永遠不會忘記，永遠……

## 白色的山脈

### 薄暮中的家族

「啾啾！」是什麼東西的叫聲。這好像是壁虎的聲音，但是比牠還要粗大，還要堅實。在耳聽到近處海嘯的深夜裏，杜南遠有着恐怖的思索，但一會兒以後卻又突然他停止了下來。於是毫不關心地，杜南遠在這深夜的床頭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剛起身，耳朵裏又聽到這「啾啾」的叫聲。因此不可思議地，杜南遠銜着牙刷，走到屋簷前面去。

外面，清晨的陽光幽靜地照耀着，但在低矮的土牆隔着的，那對面最近旁的房屋的屋簷那裏，一個古怪的少年，竟赤裸着腹部，面對了太陽小便着。他的年齡一時不能確揣

測，不過大抵是在十五六歲左右吧。他看來非常的肥胖，他的頭好像豬頭一般地。他的眼睛很細，鰐魚一般的嘴張開着，笑出聲音。旁邊丟着他脫下來的衣服。

「啊，啊，莫非是正雄吧？」

一個年青的人，把這古怪的少年帶領着走。這是一個穿着淡葱色衣服的年青的姑娘。這姑娘一看見了杜南遠，便「啊呀呀……」地小聲地叫着，紅了臉，慌慌張張地把這古怪的少年帶走了。

突然，杜南遠記起了某一天傍晚的事情。吃罷了晚飯的杜南遠，倚着窗口，抽着香煙。這時候，一個很難看的中年男子走來，卡答卡答地開啓了大門。

「有什麼事情麼？」

杜南遠沒有站起，粗野地詢問。杜南遠正拿出了廉價的鉛筆和便箋之類，正絮絮地訴述自己的貧困。這中年的男子，似乎要使杜南遠注意似的，「哈！」地叫了一聲，接着很快地行了敬禮，而且嘎聲地說：

「我是新遷到這裏來的人，因為離這裏很近，以後，要請你多多的照應呢！」

他彎曲着腰，頭要碰到膝蓋那麼地，非常恭敬地談着話兒。杜南遠卻只是凝視着窗口的外面，僅僅擺動着他的頭。這中間，中年的男子走近來，把手在口邊做成了喇叭的形狀，好像談着秘密話兒那樣似的，始終鬼鬼祟祟地詢問着杜南遠的那些鄰人：他是什麼樣的名字呢？做着怎樣的事情呢？要是做官的話，是怎樣的等第呢？家族大約有多少人呢？主人又是怎樣的呢？這樣追根細究地訊問着這些事情，還橫着眼兒瞧着鄰家的方向，好像出了什麼重大的事件，便會不可收拾似的。杜南遠卻僅僅把知道的事情告訴了他。每次告訴他以後，他總是說：

「哈，是這樣的麼？那真是，多謝，多謝！」

於是又照例地，非常恭敬地行了敬禮，接着又談論其他的關於鄰居的事情。

一直到現在，杜南遠曾經碰見過各式各樣的人物，這男子當然也是其中的一個。但這不是惡劣類型的人，他覺得這是善良的男子。這善良型的男子，卻生了一個白癡的少

年，這是多少可以算是宿命的悲劇了吧？杜南遠以為這古怪的少年，一定帶了這男子的血液的。

此後，杜南遠再三地惱恨着這古怪少年的奇異的聲音，不過長久了以後，也就覺得習慣了。

有一天的晚上，杜南遠必須寄一封信到家裏去，所以連續地寫着，但在什麼聲音的拍子裏舉起了眼睛看着的杜南遠，卻——「地叫了出來，臉色變得蒼白，戰慄地哆嗦着。他的全身有着冰冷的感覺。原來，一張像浸在酒精裏的輪廓模糊的人的臉面，正出現在夜晚的窗子的玻璃裏。那鼻子凹折着，那馬鬣一般的凸出的厚嘴唇，那線條一般粗細的眼睛，正是世界上罕見的一張醜臉！

這時候，有着勃勃得的草鞋的聲音。

「阿正，在這裏做什麼呀？」

於是，把臉貼在玻璃窗上的這古怪的白癡的少年，離開了窗子。那姑娘也想窺看這

屋子裏面似的，抬起了頭，瞧着，但一看見了杜南遠，便嗤笑着輕輕地低下了頭，而且帶領了少年走到黑暗裏面去了。

那姑娘看來好像是二十三歲的光景，但仔細地一看，也許已有二十七八歲。因為是小小的個子，所以看來比較地年輕了吧。她不像南方的姑娘，有着潔白的肌膚，看來似乎是成年的女人了。她是瘦瘦的，軟弱的，頗清秀的姑娘。她也許更多地遺傳了她母親的面影。她的母親已經是很老的婦人，並不華麗，但卻很有品格的女人。這女人不知爲了怎樣的原因，和現在的那男子結婚了。而且，還生育了那姑娘和白癡的少年。他們過着的生活到底是怎樣的呢？杜南遠對於他們空虛的生活，用好奇的眼看着，想像着。對他們的生活老是設想着的他，自然不能知道得清楚，恐怕無論怎樣也不會知道。那姑娘還沒有結婚，這或許是爲了她父親和白癡的少年妨礙了她也未可知。想來直到現在，一定不會有很多次的說親的。而且，人們也許恐怖和擔憂着這一家奇妙的血統。是這樣可怕的血呢！這在生活和體質上也許並不是決定的因素。但現在的結婚，在女性方面的條件顯然

是惡劣的。因此，只要看見她是平靜的古風的女性，便不能惹起男人們的注目。她是不是憎恨那白癡的弟弟呢？她是不是悲歎着她們這一家族的血液呢？

杜南遠築起了想像的樓閣，而她，被作爲「哀愁的姑娘」而任意地闖進這想像的樓閣裏來了。每年，一到了夏末，這裏便有可怕的颶風襲來。從二三天前起，颶風把近海的一帶吹刮，被吹走了灘泥，在海邊，像一大羣狼那樣地響起了騷亂的叫聲。從昨夜起，卻比較的平靜，一到了今天的早上，海面上像撒着一片的薔薇那樣的，已經是美麗的風半浪靜的了。

這天的傍晚，杜南遠靠着朝向海面的窗口，他有憂鬱的男子那樣的氣派，口裏銜着黑色的煙斗，而且絲毫沒有想念地，眺望着這平和的海面。

這時候，杜南遠照例看見那古怪少年的家族正走下了草原。那姑娘背負着這古怪的少年，和她並排走着的還有她的母親。少年一面指着海，一面在嘴裏訴說着什麼。那姑娘似乎回答着，而且還好像教導着他的一般。



在旁邊一看，也許覺得這家族充滿了不幸，但在他們，從那並沒有被人窺見的愉快看來，他們是覺得幸福的。那走去看海的家族的姿態，與其說有令人煩悶的感覺，卻不如說這是朦朦朧朧之中的，用深切的愛情結合起來的幸福的團聚的姿態！

這的確是感動的場面。杜南遠不禁把流下的熱淚吞下肚裏去了。

海，在暮色蒼茫中漸漸地變得黝暗。

在相思樹梢漸漸黝暗下去的海，已經是深葡萄的顏色了。

## 海濱旅邸

累得疲乏了的杜南遠，把毛巾披在身上，在將近十二句鐘的時候走下了樓梯。從清晨便做着事情的杜南遠，一到了晚上十一句鐘的時候，頭簡直像是鉛塊一般地沉重，眼睛朦朧地，用頭昏腦悶的腳步，走在夜晚的街道上回來。杜南遠的唯一的幸福，便是在洗浴一次以後，精神頓覺爽快，於是伸展了四肢，愉快地睡眠。回到了旅舍，那破壞了的樓梯，

發出咕噠咕噠的聲音，所以杜南遠不得不小心地走着。那古風的手攜燈，祇照耀着黑暗的一角，令人看來有陰森的感覺。

可是，海似乎咆哮着，濱千鳥的啼聲，也可以清晰地聽到。因此可以知道，這旅舍是非常地靠近着海濱的。

走近了浴室，便聽到弄水的聲音，好像有誰正在裏面洗浴似的。但杜南遠卻不管這些，推開了門兒。在那裏，他看見了這旅舍的兩三個女僕正赤裸了身體，所以就慌慌張張地，把門兒重又關閉了。

回到了房間裏，杜南遠推開了窗。和暗夜的浪風一同地，海潮的聲音和濱千鳥的宏亮的聲音流進來，不見半點漁火，外面是一片的黑暗。只是永無休止的浪潮沖激着。但在涼快的浪風裏吹拂，便漸漸地，消失了頭裏的沉重，而覺得精神爽快起來了。

這時候，杜南遠突然湧現了異鄉人的寂寞感，因此呆呆地老傾聽着這暗夜的潮聲。

「您回來了麼？」

是年青女子的聲音，一回轉了頭，才知道這是叫做惜的女僕的聲音。

「剛才對不起了，因為我們滿以為再沒有人來洗浴啦。」她說。

接着又說：

「是不是很疲倦的呢？」

女僕一面說着，一面鋪着床褥，鋪好了以後，也似乎正眼看這黑暗的海面而站立着，

但隨後——

「請休息吧。」

這樣地說着出去了。

這旅舍裏的女僕，總共有四位，她們都好像久經世事的酸辛似的，皮膚都很粗糙，都有着在生活裏疲倦了的表情。其中的一個，像緒一般的醜陋，有着樹膠樣的臉面。一個是粗曠的，是有着鯊丁魚一般皮肉的肥胖的女人。一個則是有着鄉下的農家婦女一般的，頑強的平凡的臉龐。而叫做惜的女僕，是前髮遮到眼睛的個子很高的女人。

但是她們常常用很大的聲音，大膽地饒舌着，吵鬧着。那皮肉像鯊丁魚一般的肥胖的女人，用男人樣的嘎聲一唱起流行的歌曲，那鄉下的農女一般的女僕，使用分外澄清的聲音合唱了起來。而在這旁邊，那樹膠臉的女人，卻毫無感動地坐着，默默地可以坐上一兩個鐘點。

她們的房間，是鄰近便所的一間大房間，在壁上擱着橫板，那上面放着她們的小篋子之類。在壁上和床上，滿堆了黑的黃的綠的各色待洗的西裝。那樹膠臉的女人，從沒有化裝，但那鯊丁魚肌膚的肥胖的女人，一有了空暇的時候，就要描繪黑黑的眉毛，塗上雪白的白粉。

在這裏住得不久，所以杜南遠才聽見說：這地方的旅舍，對於女僕們供給膳食以外，不給薪金，所以她們不能僅僅爲一些管錢而工作，她們必須接待有錢的客人。

杜南遠對於她們的生活發生了興趣，因爲對於她們的世界全然地不知道，所以無從說起關於她們的話題。而且杜南遠是一個潔癖的神經質的男人，所以特別看到了那

煞了魚皮肉的肥胖女人的脚跟那兒，漲起的東西，他便有了討厭的感覺，而甚至竟打了個寒慄。

但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杜南遠卻問起了那叫做措的女僕的身邊事情來了。這經過是這樣的。

措拿來了一張支票給杜南遠看，問他怎樣地去取錢。杜南遠一看，這是從上海寄來的匯款支票，取款的地方是G市。

「如果不是G市，那就取不到了。我託賬房先生去拿！」

杜南遠一面把匯票還給她，一面這樣問：

「這是你的誰寄來的呢？」

「隨便哪一個好啦！」

她臉兒紅紅地含恥地說。

終於，因為杜南遠再三地訊問，措便說了下面那樣的事情。

她在十四歲的時候，被一個男人誘拐到了上海。這男人愛賭。爲了賭博，便把她出賣到妓寮裏。在上海那樣的地方，雖然是一個可怕的人羣的海，然而認識的人卻一個也沒有。她初來的當時，每天地哭泣着。她的生家是樸實的農家，可是代替了潔淨的自然，在上海，她所看見的，卻是一片灰色的房屋的波浪。男人在賭博裏輸了以後，又到她那裏來勒索着金錢，但她憎恨着他比毒蛇還要厲害。她盡情地咀咒着他，罵詈着他。可是在上海這樣的人海裏，她所認識的人卻祇有他。因此在她的心裏，禁不住對他有着親切的感情。對那男人，她又感到不可思議的愛戀了。這期間，她便從妓寮逃出，再度和他同居。可是男人在賭博裏大大地失敗，便又把她賣了出去。這一次，卻是由女人方面哀求他常常去看她。她對於男人的幻影始終不能夠忘卻。這是何等奇妙的命運啊！這時候上海發生了戰事，因此她獨個人地回到台灣來了。她並不想立刻回到她的故鄉去。爲了她要自謀生計，便來到這港町的地方。此後長長的期間，她的男人的消息完全地隔絕。可是幾天前卻想不到又接到了他的信，要她再回到上海去。而且在信裏附來了匯款的支票。

「可是現在，到上海去是很困難的吧？」

「唔，很困難的啊！」

然後，杜南遠繼續地說：

「你跟那男人在一起，得到些什麼呢？能够從男人那裏逃出來，不是應該快活的麼？」

「可是，那個人，也是很可憐，這完全是因為他不聽我的話。當他心緒不好的時候，還把我毆打呢！在這樣的時候，我恨不得把他吞掉，但過後，我卻又惦記着他了！」

「總之你是愛着他的吧？」

「也不知道，那樣的事情——」

「男女之間的事情，實在是，太不可理解了！」

杜南遠搔着頭皮地說。

「哈哈……你真是，不够聰明的哥兒呢！」

惜扭轉了上半身地笑着，這笑，好像是一味地信任着自己底生活的愉快的笑。

使杜南遠驚駭的是，這樣下賤身份的女人，卻居然像真珠般地發着光彩，有着美麗的人類的愛情。也許，她的對於這無用的男人的愛，並不是單單對於異性的愛吧。他以為，這也許多半是由於她具備着女性的最最崇高情感的母性愛吧？

這裏，杜南遠回想起來了。這是幾天以前的事情：她依靠在窗上，呆呆地眺望着海。在杜南遠的腳步聲音裏，她陡地回轉了身來。於是看見了她的複雜的微笑了。

這是好像充滿了憂愁的，愉快而又羞恥的微笑。

杜南遠覺得這微笑是無限的美麗的！

## 白色的山脈

打起了銅鑼，杜南遠便立刻感到了眩暈，他聽見拋錨的聲音，暗輪的聲音。那碼頭邊的水混濁得很，在黑色的船邊激起白色的泡沫。貫穿過荒涼的空氣，眺望到街道的一邊。



於是只見灰色的建築物，以及在石橋的上面，亂七八糟地通過着的公共汽車，人力車，人和狗。

在那裏，可以看到繡着金邊一般的太陽。它搖動着。杜南遠倚着甲板的欄杆伏下了頭。

「不是杜先生麼？」

吃驚地抬起了頭，才看見是一個年輕的商人。他的身體非常的肥胖。

「今天，有些寂寞了吧？」那年輕的商人笑着這麼說。

「可是，你——」

「我麼？我是到東部去做生意的買賣生意的，你是——」

「最近纔住在東部的」

「噢，這個，這個……」

「生意怎麼樣呢？」

「如今卻沒有把握，真是不好做呀！」

於是，他漸漸地談到了規定價格呀，黑市交易呀，輸出申請呀等等。而且最後——

「我是在八號房間有便請過來玩兒吧。」

說着，從甲板上走下去了。

船已經出了港，因為是很小的船，所以搖擺得很厲害。

海，籠罩着夕暮的陰霾。

杜南遠呆呆地看着這黃昏時奔流着的水脈。

杜南遠在心坎裏有陡然的感覺，這剛巧好像在黃昏的暗色裏隱約矗立着的懸崖的一般，浪風像冰冷的手掌似地撫摩着杜南遠，他的身體哆嗦着，所以也就走下艙房裏去了。

杜南遠披着毛巾，寫給友人的書信。

「今晚上的星像野葡萄似的，船像搖籃一般地驚動了我。我是一個憂鬱的男子，我想一面吃着蘋果一面睡熟吧。」

寫完了以後，杜南遠從一隻皮囊裏取出了紅色的蘋果，用衣服的貼邊擦着，然後送到了嘴裏。

船闖破了暗夜，向着南方行走。

天還沒有明亮的時候，已經到了港外。因為和預定的時間還早，所以在港外停下來。一到七點鐘的時候，船又搖動了。走上甲板一看，只見船正迫近了荒漠的草原和海岸，那對面好像古代武士般的峻嶺，遮蔽了天空。這是清淨的風景。狹窄的港裏到處是美麗的小波浪。嘩嘩地，看見了兩隻船和一艘濬浦船。

碼頭上，幾個迎接的人的稀岑岑的影子以外，倉庫孤兀地矗立着。

船一靠了岸，杜南遠便上去了。

因為杜南遠和那個商人偶然住在同一家旅館裏，所以這一夜，由商人帶領着他到。

街上去。這是多麼黑暗的街道啊！

這年輕的商人，說要和這街上認識的棉布商一同去飲酒。杜南遠因爲疲倦而辭謝，可是——

「啊！算了吧，算了吧，別客氣啦！」

棉布商緊拉住杜南遠的手走了，杜南遠毫無辦法，只得苦笑着跟了他們一塊兒地走。

在黝暗的街道上兜了不少的圈子，才走進一家咖啡館。可是，那從台北大橋來的女招待，卻有着雌雞一般的聲音，這使杜南遠感不到絲毫的興味，但雖然這樣，卻還飲了不少的酒。

到了十一時左右，他們從咖啡館裏出來。棉布商還拉住了杜南遠的手，煩絮地說着：「這裏，真是好地方呀，你一定歡喜的吧？」

接着又說：

「我雖然是棉布商，但棉布什麼的已經沒有了。我在前年，稍稍囤積了一些。可是僅僅是一點兒呀，一點兒呀！」

棉布商好像很愉快地，把酒臭的口氣噴着杜南遠。

然而，杜南遠卻更耽入苦痛的沉思裏了。

十幾年前，杜南遠的哥哥住在這條街上。他的哥哥，在這條街上毀滅了自己的身體。他遺留下了三個小孩和債務，而自己卻沒溺在酒裏死去了。這使杜南遠成爲不幸的人。杜南遠在年青的時候，就不得不負擔了這三個遺兒的教育費。這在杜南遠真是一種苛刻的命運。要是沒有這三個遺兒，那末杜南遠爲了開拓自己的命運，而也許要到外國去。即使這樣的路線是失敗的，但多少總可以盡情地行動呀。可是，現在，僅僅爲了這三個遺兒，杜南遠的身子被囚困了，甚至杜南遠要買一些歡喜的書籍的金錢，也不得不節省一下的。

杜南遠的現實生活是慘酷的。爲了要從慘酷裏逃逸出來，他便成爲一個幻想主義

者。正好像有閨女人的喜愛悲劇一般地，杜南遠爲了要忘卻慘酷，而變成了浪漫主義者。杜南遠是軟弱的男子。是卑怯的男子。

杜南遠老是要去看海。

在山崖上叢生着野草，開放着蒹蘆花。相思樹的樹幹衰敗了。風吹着。山崖的下面是漁村。可以看到低矮的屋頂，小孩子們的裸體。小河溝裏有着破碎的白色的波。

杜南遠躺臥在地上，仰望着天空。天空是洋紅花的顏色。草香很濃。杜南遠便突然意識到自己好像是橫臥在這裏的一堆白骨似的。

這裏，杜南遠便慌慌張張地站起來了。

（在魔鬼似的山岳和青色的怒濤洶湧着的風景裏，寂寞的暮色籠罩了下來。）

杜南遠把自己也是這麼地想。

風吹着杜南遠，吹着又過去了。

這風，是吹向荒漠的曠野裏去的吧？

海是有着多麼美麗的青色呢，這傍晚時候的南海！

而在海涯的那邊，總是堆積着白色的雲朵。

原野展開着，山脈接連地可以看到也是白色的山脈！

可怕的憔悴的影子蹣跚着，他一面帶着惱恨，一面提着沉重的脚步在山地上攀尋。

不久，這影子突然地倒下了，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這是美麗的，淒絕的，雪白的世界。

暮色變得更濃依舊有海潮的聲音。

杜南遠倚靠着相思樹，像小孩子一般地掉下眼淚來了！

香港像一篇破毀的史詩，在砲火的摧殘下再也看不到牠的固有的面目了：市民們多半遷居在鄉下，不少的房屋給硫磺的火焰燒滅，許多熟悉的朋友死的已經死去，逃亡的正在逃亡。商店倒閉了。我供職的公司因為棧房中了炸彈，再也沒有現成的存貨出售，而且迫於環境，所以在股東會議的決議下宣告關閉了街上充塞了失業的人。

我在戰爭的踐踏下也不得不改變了我的生活。因為在香港的商鋪既然倒閉，我的生活的支柱便也折斷了。在香港我沒有家。我的故鄉是在上海的附近。雖然上海附近也早已經過砲火的洗禮，但我深信在上海一定會找到我的親戚和朋友。我的比較親密而



可靠的親友們

所以在再三的鄭重考慮下，我便決定離開這已經破毀了的香港，而回到那在我童年的記憶裏覺得非常甜蜜的上海去。

## 二

一次寂寞的航程以後，我終於抵達了上海。

「這還是六年前的上海麼？」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六年以前，上海是一個鮮花和音樂的都市。那時候，我在市中心的一個大學校裏唸書，學校遠離了租界，但是卻可以眺望到那美麗的閃爍在太陽底下的海水。當秋天開學的時候，當暮春三月的時候，我們總是成羣結隊地，吃罷了晚飯，在夕陽的紅霓裏，在鄉間的馬路上，緩緩地散着步兒，任情地談着瑣話。通過了市中心的偉大的建築物，一直走到那通達黃浦和大海的一支急湍的河流邊，我們站立在這河流的橋上，看着河流裏急湍

的流水，看着河流邊的農家播種的一些花草。於是我們嗅到了清冽的香氣，我們感到了無垠的詩情。接着，有誰在這靜穆柔和的空氣裏大聲地笑着，有誰在這安謐溫存的空氣裏唱出幽微的歌聲。這是多麼可愛的世界啊，這是一個充滿了花和音樂的世界！

有時候，學校放了假，或者是在星期日，學校裏的年青的同學，都攜帶了他們的愛人，情侶雙雙地遠足到海灘邊去野餐，也有時一夥夥地搭乘了校車，深入到租界的心臟，去娛樂着他們自己。這樣的上海是充滿了智慧和熱情的上海，是令人永遠記憶着的，充滿了花和音樂的上海呵！

可是如今，上海像一隻經過困回，被人囚牢起來的滿身創傷的野獸。在野獸的身上，我們還可以看到那些血塊和瘡疤，那些駁落了的皮毛，那些生長不久的脆弱的肌肉。這野獸喘息着，痛苦地痙攣着，愁眉不展地周身佈滿了可怖的病態。

船從大海進入黃浦江，緩緩地行走着，這使搭客們有充分瀏覽兩岸的機會。我竭力用我的眼，看到那些熟識的地方，可是熟識的地方都變得非常的生疏了。以前，我的足跡

曾踐踏在這些花樹的中間，曾走進這樣的房屋，看過琳瑯滿目的展覽會，然而這些花樹的樹幹卻被大砲切成了兩截，如今正從死裏復活過來，長起了一些可憐的新芽；那些開過展覽會的房屋，也已經變成斷垣和殘壁，雖然經過不少苦力的整頓，卻還是不能掩蓋牠的創傷的面目。船到了十六浦，登岸了以後，找不到一輛出差汽車，那些排列在外灘一帶的銀行的大廈依舊矗立着，可是卻有一張封條張貼在門口，行人非常的寥落，一些宣傳的標語靜悄悄地躺在牆壁上，商店的玻璃窗上，甚至張貼在許多飯館的店堂裏

呵！已經是這樣的上海了呵！

### 三

懷着滿腔的熱望來到上海，找尋我的朋友，並且打算乘便回去看看我家裏僅有的爸爸，可是首先，在上海的一些親友們，一部分已經遷移了住址，根本不知道他們現在居住在那裏，一部分因為不堪上海的生活費用的高壓，便又冒着險，悄悄地遷回到他們的

家鄉去了。

接連地奔走了四天，找不到一個比較親切的同鄉，到了第五天的晚上，我纔由一個旅館的茶房的嘴裏，聽到了一些家鄉的消息。

最初，我是問他到李家橋去的小火車有沒有的。

「先生是李家橋的人麼？」他驚異的問。

「是的。」我回答。

「那末，」他用抹布在檯子上擦着。「先生是住在哪一頭的呢？」

「在東頭。」停停，我又說：「我是姓嚴的，是嚴兆雄的兒子。」

「噢！」他停住了擦檯子的手，仔細地看着我。「是嚴先生的公子麼？你常常在外邊，難怪我不認得你了。」

接着，他告訴我他是我們鄰居的一家店裏的夥計，他說在十二月八日以後，上海和香港的音信斷絕，我父親因為不知道我在外面的生死情況，所以在不多幾天以前，和一

個姓陸的銀行裏的職員一同到內地找我去。

「真是不湊巧！」我有些怨愁似的說。

終然，我打消了回家去的決心。

那天的晚上，正當我猶疑不決，打不定主意到底應該怎樣行動的時候，我買來了一份晚報，在晚報上我卻發現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驚人

劈死債主後

## 服毒自殺

殺人案

死前留下絕命書  
向社會人士呼籲

新聞的大要這樣寫着：女主角翠寶，原和同鄉的男子名福德者，由戀愛而同居，生子，年四歲，夫婦倆原在一家出版公司裏工作，十二月八日以後，出版公司倒閉，他們也因此失業了。上海的生活程度一天天地提高，他們在鄉下既無產業，也無親戚，便只得向王老虎者舉債度日，可是時局並無改變，工商業一落千丈，他們債臺高築，在老放印子錢的

王老虎的威逼下，搶走了翠寶，要翠寶做他的妻子，抵償拖欠的債務。經過長期的爭執，翠寶終於殺死了他，並留下了一封絕命書，其中在詳述了案件的經過以後，這樣寫着：

「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債！我和我丈夫的一生被這個『債』字蹂躪着。我們流着淚，流了血，可是當我們擊破第一個債的枷鎖以後，第二個債的枷鎖又來了，又套上了我們的頸項，使我們喘不過氣來在這個世界上，正有無數的王老虎，他們用『債』字的旗子掩蓋住人們的耳目，再用雪亮的刀子斬割着欠債的人。

「債——是需要償還的，但是怎樣才是合理的債？怎樣才是合理的償還？許多討債鬼倚仗了他們的惡勢力，倚仗了社會對於他們容忍的環境，他們吸着欠債人的血，污辱了無數的聖潔的靈魂！

「我不願意死！我還有親愛的丈夫和兒子！可是在我剷除了這樣一個吸血的討債鬼以後，社會一定不能饒恕我的天眞！

——爲了我的親愛的丈夫和兒子，我唯有這樣地死去，這樣乾脆地死去，我希望社會

人士能够諒解我們窮人們的苦心，希望社會人士能够把無數的王老虎，從各種不同的角落裏發現出來，把他們抓住，一個個地砍掉！

讀到這裏，我的血液沸騰了起來。「福德」「翠寶」這兩個熟悉的名字在我的頭腦裏扭打着，在我的眼前滾動着。我遭遇到一件多麼和我切身有關的壯烈的悲劇了啊！立刻，我捲起了報紙，依照報上的地址去找尋這位親切的同鄉，這個悲劇裏的男主角，我的一個記憶中的英雄——福德！

福德離我住着的旅館很遠，他住在徐家匯過去的貧民住宅的一帶。我搭在電車裏，恨不能一脚就踏到了他的家裏。

電車一站一站地停下來，它拖着緩慢的步子行走，這時候，在我滿腔熱血的焦急的頭腦裏，便也一幕一幕地，回憶起了我們李家橋的故鄉，以及我和福德、翠寶他們的一些事情來了……

離上海約有四百六七十里地方，有一個鄉鎮名叫李家橋的，那裏的人口不到二百，是僅僅三四十家人家匯集起來的建築成街道行列的一個小村集，不過在這小村集上開設了幾家店鋪，例如茶店，豆腐店，肉店以及像攤頭一般的糖食店之類，所以這小村集在鄉下人的目光裏，已經儼然成爲一個足以供給他們飲食和消閑的完整的小鄉鎮了。這鄉鎮上的人，以及來到這鄉鎮裏買賣的人都是樸實的農民，他們有粗糙的手，久經風霜摧殘過的皮膚，簡單的頭腦，直率的話語。只要眼看到他們簡單生活的人，耳聽到他們原始式談話的人，便都會懷疑在離開這裏四五百里路程以外，還會有着一個全世界著名的近代化的都市——上海。上海的物質文明始終和李家橋的人們沒有發生絲毫的關係，除了他們知道上海這一名稱，以及把上海目爲一處神仙般的花花世界以外，他們便也什麼都不想了，似乎上海和他們是永遠不能夠接近的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



福德就是那樣的人。

福德的父親長根是一個軍閥時代的戰士，他從遙遠的南方握着沉重的步槍，和幾個同村的莊稼人一同地，加入了軍隊，打了無數次的勝仗，從浙江一直衝到上海的附近，然而他在李家橋的渡河戰鬥裏掛了彩，槍彈穿過了他的肺部，在他咳嗽的時候有鮮紅的血水噴出來他已經受了重傷於是，他在李家橋的後方醫院裏躺下來了在那裏，他認識了當地的樸實的農民，他學習當地的語言，在他創傷治癒了以後，他幫助當地的農民們耕作他是和善正直的人，看見他馴順的外表，誰都不會相信他是一個衝鋒陷陣的戰士當地的農民們因為眼見他是那麼的善良，那麼的溫順，便都一致留着他居住在那裏。自己也因為接到了在福建的他的僅有的老母的死訊，便也死心塌地的居住在李家橋了。

長根在幫傭的過程裏和當地的一個寡婦結了婚，用自己掙來的錢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家庭，在結婚的第一年，福德便去世了。

福德以後又生了一個妹妹，可是在她三歲的一年和母親一同病死了。當福德七歲的時候，北伐軍衝到了李家橋的附近，長根幫助北伐軍完成了一次渡河的戰鬥，但也在這樣的時候，犧牲了他自己，他遺下了僅有的兒子而戰死在北伐軍裏了。

在父母死去以後的福德的生活是悲慘的。他不懂得悲哀，可是他確切嘗到了淚水的苦味。父親遺留給他的，是在一個土墳旁邊的一角荒地，以及在這荒地上用父親自己的手搭蓋起來的一個草棚，除此以外，便什麼也都沒有了。福德不懂得財產，可是他懂得什麼是飢餓，當他飢餓得不能按捺的時候，便把家裏的東西一件件地出賣，漸漸地賣掉了草棚，也賣掉了這一角的荒地，最後更拖欠了一身的債務。還是鎮上的李老爺，一個祖上是山東籍的上財主，「憐惜」着他，把他「收留」了下來。

「這裏替我好好地工作，咱李老爺有的是白米，以後你可以不用担愁沒有吃的啦！」

李老爺用他的獨眼從老花眼鏡的上面細細地打量着福德，好像正測驗着福德的

氣力似的，但是最後他卻不放心地加一句：

「哼，不過，要是偷了懶，那咱可不客氣，要重重的揍你的！」

說着，他的右手在算盤的邊沿上停住，不客氣地正等待着福德的回話。

福德便糊裏糊塗地低下了頭，回答：

「是聽老爺的話！」

於是李老爺才舒了一口氣，把僅有的一隻眼睛重新看到算盤的算珠上，的得的得地算他的收租賬去了。

這以後，福德便做了李老爺的壓榨的機器。

## 五

「獨眼龍」李老爺在李家橋很紅，他是李家橋周圍一百方里地裏的唯一的土財主。李家橋的人都是樸實的農民，他們의思想和行動都是原始式的，所以李老爺對於這

些農民們的統治和剝削便是那樣地順利。李老爺是李家橋一帶農民們身上的唯一的枷鎖，農民們是那樣的勤儉，耐苦勞作，然而李老爺卻在年底坐享他們的收穫，他們必須要向李老爺還租，而且要在很高的成色裏被李老爺剝削，這樣一年年地過來，在他們簡單的頭腦裏，沒有絲毫的怨色，他們忠實地做了李老爺的牛馬。

李老爺怎麼會有這樣的富有呢？那應該感謝幾次戰爭的賞賜。他在好幾次軍閥的戰爭裏做了地方上的官吏，那時候他還年青，而且他在城裏的洋學堂裏唸過書，所以很受到當地人士的重視，而且也相當具有指揮和領導的魄力，在軍閥的官僚界裏所流行的「吹」一「拍」主義他熱烈地奉行，他得到上官的信賴，得到平民們的盲目的擁護，於是在他算盤的技術裏吞吃了不少的公款。最後一次是北伐的戰爭，當北伐軍隊還沒有到李家橋的時候，他是軍閥手下的一個小官僚；當北伐軍在李家橋渡河的時候，他便捲走了所有官衙裏的公款，隻身逃到上海的租界裏去了。後來，他眼見大勢已定，北伐軍顯然地掌握了他的故鄉，善觀風度的他便託人帶了自己的一筆款子，充作故鄉北伐軍後

方醫院的捐款，北伐軍因顧念他的善意的轉變，便在「打倒土豪劣紳」的呼聲裏容受了他歸返故鄉的意見。

然而他回來以後還是不改貪污的舊習，他假借了後方醫院的名義，去敲詐人家的金錢。事情給後方醫院的工作人員探悉，便在一個晚上去捕緝也。他被鄉間的犬吠聲驚醒，慌慌張張地從窗口跳出來，撲到河水裏去逃走。這時候，他的左眼插在樹枝上，眼球給穿破，從此便成爲「獨眼龍」的李老爺了。

也正因爲他已經喪失了一隻左眼，可以作爲他以後的詭譎，所以捕緝他的人也寬，寬了他了。

可是後來，跟着後方醫院的撤除，「獨眼龍」李老爺卻又依仗他的智謀和能力，在另外的一種方式上，用田租和借貸的方法來剝削他的忠樸的鄉鄰。

福德在獨眼龍的家裏整整做了九年的苦工，可是除了得到一些穿賸下來的破衣和吃賸下來的殘飯以外，便什麼也沒有，即使在新年裏人家給他的賞錢，也被一角一角地收拾了去。而那時候，獨眼龍總是對福德說：

「你的錢，我替你留着，將來湊一個整數再說吧。」

可是獨眼龍李老爺在算盤上不放半寸的餘地，不留半點兒的情面。對他的佃戶固然如此，對他的傭人也是如此。福德的錢一年年地被他用這樣的藉口來搜括，所謂「一個整數」，那簡直是沒有限制的數目，是無底的漏洞，是永遠償還不清的債款。

是的，福德是欠着他的債，在獨眼龍李老爺的目光看來，福德是欠了他永遠也償還不清的債款。不是麼？他有時候覺得自己的眼睛不方便，便有意找到福得的岔子，跟他糾纏，還狠狠地鞭打着他，憤怒地說着：「你父親這一黨北伐的狗子，把咱的眼睛也給弄瞎了，這筆債可怎麼算的？」說着，他忿忿地把兩手的袖管捲起，用左手抓住了福德的背脊，右手的竹條便在福德的屁股上儘抽，他的老花眼鏡在他的鼻梁上一跳一跳地。

「你還要哭？你還要哭？你這替債鬼！你這……」

福德莫明其妙地噉叫着，啼哭着，在他童年的心上，就被緊壓住了這樣的一個「債」字，他無援地啼哭着，莫明其妙地在竹鞭的抽打下痛苦地折磨着自己。難道這樣地抽打，就可以償還了他父親所欠的「債」麼？福德有時候很天真地這樣想。

「你父親所欠的債麼？」獨眼龍索性把老花眼鏡擱到了眼棒上，兇狠地喘息着，咬緊了牙關，解說他抽打的理由說：「哼！這不是金錢可以抵償的債，這是我終身的仇恨，這是仇恨的債！現在就用我這仇恨的鞭子，抽打着你，你這替債鬼！」於是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又把他的唾沫吐到了手心裏，搓着他的手，隨後，在福德的噉哭聲中繼續給他的抽打。

這是永遠還不清的仇恨的債啊！

我的家是在李家橋的東端，和獨眼龍李老爺的房屋距離得不遠，不過相隔了五六丈的地方，所以在假期裏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那福德的被李老爺的每一次的鞭打，每一次的嗚叫，我總是聽得非常的清楚，那時我使很快地跑到李老爺的家裏去勸阻，我一面押住了李老爺的憤怒的手，一面問着：

「到底是爲了什麼呀？」

這時候，氣喘吁吁的李老爺，縱使勁地咬着牙齒，吐出了這樣一個字：

「——債！」

起先我聽到這樣一個「債」字非常的奇怪，後來才知道：這是李老爺要向北伐軍算賬，因爲北伐軍裏的人把他的一隻眼睛弄瞎了。

知道了這些的我，便有時和他理論了起來：

「北伐軍的債，我說，——跟福德可沒有關係喲！」

「可是福德的父親是北伐軍！」



「不錯。」我說「不過福德的父親在渡河時已經死去，後方醫院裏的人跟你爲難，  
那是在他死後的事情。」

「不管咱可不管。」他固執地武斷地說。「總之他是北伐軍裏的人。」他狠狠地吐  
了口唾沫，又重覆了一句：「他是北伐軍裏的人！」

「那末。」我說。「即使說是長根欠你的債，現在長根早已死了，這樣的舊賬也就算  
了吧。」

我用輕軟而安慰的口吻說着。可是他卻憤憤地，好像要跟我打架一般地，捲起了衣  
袖，無可理喻地嚷：

「老子欠的債，兒子不還誰來還？」

辯論就在這裏終止。

他似乎在毫無理性的咆哮下勝利了。

這以後，我每次聽到福德被繩鞭打的哭聲，就像許多的鄉鄰似的，都不再跑去

勸阻，而祇在內心的深處感到了一陣陣的痛楚，一陣陣的難受。

## 八

福德是一個圓圓的臉，臉色蒼白，說話的時候常常帶着苦笑的孩子。每年的暑假裏，我一回到了鄉下，他總是偷偷地跑到我的家裏來，和我訴說着一切在獨眼龍家裏的福德，和走到了我家裏來的福德，判然地可以看出兩重的性格：前一個福德是陰沉、寡言、愁眉不展的苦孩子，後一個福德卻是活潑、聰敏、帶着嬉笑的天真的孩子。——雖然我常常發現在他的笑聲裏還帶着苦澀的滋味。

我比福德大了五歲，可是在我的家鄉，福德卻是我唯一的遊侶。春假回到了家裏，福德在田頭工作，我總去找到他，在青青的墳墓上談着天真的話語。這時候，福德把我離開家鄉以後的鄉間發生的一切事情，以及李老爺的如何發脾氣，怎樣又殘酷地提高了租米的成色和借款的利息，都毫不遺漏地告訴了我。我也把城市裏的新奇的事物告訴給

他聽他很羨慕像我這樣的生活，他天真地自言自語地說：「將來有一天，我也會像你這樣地到城市裏去的！」

「可是，城市是很大的，那裏有無數的街道，橫七豎八地糾纏在一起，不識字的人，見了就會眼花呢！」

「是的，」他沉毅地苦笑了一下，「要是能够識字也就好了。」

這天以後，我便做了福德的義務教師。才祇是十六歲的福德，卻已經那麼地懂事：他怨恨這囚籠一般的生活，他要跳出這樣的火坑，要到遠遠的自由的地方，那裏再沒有天天討債的獨眼龍，那裏他可以任意地看見新鮮的太陽，自由地吸到新鮮的空氣。他要爭取他的前途，他要達到他的目的，便一有了空暇，總是偷偷地跑到我這裏來，吸收他的文字的知識。他狼吞虎嚥地咀嚼着書上的生字，他用年青人的熱血掩蓋並且銷融了這些文字的每一條筆劃每一種意義。他有強烈的記憶力，他的年青的心督促他去學習。他進步得非常的快。

但是這件事後來給獨眼龍察破了，於是福德在獨眼龍的一次痛打之下，扯毀了我送給福德的書，並且指定了更多的工作，要福德像牛馬般地無休止地勞作着。

三天沒有看見了福德在第四天的夜裏，我突然聽見犬吠的聲音，以及在我房窗前面的低低的喚叫聲：

「嚴先生！嚴先生！」

「誰呀？」我睡眼朦朧地問。

「我是福德，是福德。」

我們見面了以後，他告訴我三天以前他遭到獨眼龍毒打的事情，他說獨眼龍這樣咆哮着：「奴隸祇配是奴隸，還要讀書麼？」並且他說：「從今天起，我要認真地討你的債了！因此獨眼龍撕掉了我的書，並且要他做着更多的苦工。」

「你沒有後悔吧？」我眼望着福德的臉上和身上的創傷，這樣問。

「沒有一點也沒有，嚴先生。」他還是苦笑了一下，用顫抖的手擦着他額角上的汗。

滴。

遲疑了一會以後，他又痛苦地顫抖着喉嚨說：

「可是，嚴先生，你給我的書給毀了。」

「那，」我立刻安慰着他，「倒是沒有關係的。」

又呆住了一會。

我從微白的月光底下，看見了他的臉上正抽着痛苦的癡癡，最後他終於難以開口似的說：

「嚴先生，我能不能向你，向你再……」

「噢——這時候我已瞭解了福德的意思，我立刻說：「福德，我可以再給你幾本。只要你  
有空，能夠到這裏來，那麼隨便在什麼時候，我都可以教給你的。」

書，在福德已目爲生命一般地重要了。

福德聽到我說了這樣的話，便非常的高興以後，他在每天的夜裏，當夜深人靜的時

候，他像做賊一般地，拖着白天工作得疲憊的身子，來到我的房間吸收着他的新知識。

## 九

時間像潮水般地流去，學校裏的假期去了又來，福德的學習，在痛苦的刺激下，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三年的暑假，我已經在大學畢了業，當我搭了小船快到李家橋的時候，福德已經站在岸上迎接着我了。

「嚴先生，嚴先生！」

他高興得這樣地叫。

「福德！」

我上了岸，福德替我到船上去搬行李。我瞧着福德圓潤的臉，粗黑的手，長得相當結實的身體，於是一陣內心的喜悅捉住了我，使我久負在心頭的愁慮的重量減輕了大半。

「福德」在走到我家裏去的石子路上，我這樣地問着他：「你怎麼會知道我要回來呢？」

「不是麼？」福德很高興地說。「去年你回來，也在這個時候啊！」他把行李在肩膀上調換了一個位置，然後又飛快地走起來。「我在碼頭上接連地等了你好一個多星期了。」

「是的，今年因為大學畢業了業，拜託了幾個朋友找尋找尋職業，所以回來得遲些了。」

「職業？」福德呆了半響的問。「是不是你要在外面做事情吧？」

「是的。」我很坦白地告訴他。

「那末，立刻又要離開這裏了麼？」

「唔。」我這樣地回答。但是我不見多麼高興的福德卻有些懊喪了，因此我又添加了一句：「不過我想，在這裏要多住幾天。」

一陣長久的靜默。

我看到福德寂寞的腳步。

因此，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情來：

「福德，你這樣地溜出來，李老爺可不管你了麼？」

「哈哈，」福德快活地苦笑了起來：「那傢伙嗎？近來可病得不輕哪！一停停，他抹了抹額角上的汗滴。」再說，那三個月前新來的翠寶，是可以服侍他的，像我這樣粗手粗腳的人，太不中用了吧！」

「翠寶？」我怔了一怔：「這是女孩子的名字囉！」

「可不是？」他又苦笑了一下，接着狠狠地說：「是跟我一樣地爲了還債啲！」——真是多麼可惡的討債鬼！」

這天晚上，我知道了關於翠寶的事情。



翠寶的父親也跟福德的父親一樣，是一個忠誠樸實的莊稼人。他是獨龍眼李老爺的佃戶，在獨龍眼每年的壓榨下，他把每年收獲的米穀的大部分還給了他，他是那麼的忠實，從不拖欠過租米，但是租米的成色是那樣地高，於是他祇有把自己的食糧也充作租米了。尤其是最近兩年來，翠寶的母親終年地病着，爲了醫治的藥費，使不得不向獨龍眼李老爺舉債了。李老爺顧念他是一個忠實的佃戶，便「大開慈悲」，一口氣答應借了他五十元，約定在去年的年底和租米一同還給他。但是命運總是和窮人開着玩笑：翠寶的母親在去年的年底醫藥無效，與世長逝了。這使翠寶家的債務，非但不能清償，並且還加多了起來他的最大的債主，便是李老爺，他在苦苦地哀求之下，一共向他借了一百五十元的債。

獨龍眼李老爺的放債，是首先得考慮着對方：他是不是經得起他有利的壓榨？如果有偷竊不着落把米的可能，那他是幹的。

翠寶的家裏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翠寶是長得最清秀的一個，而且她懂得接待

的禮貌。獨眼龍早已看到了這樣的一塊肥肉，他便慨然地允許了。

在今年的春天，翠寶的母親才死後不到三個月，正當翠寶家的經濟情形最最貧困拮据的時候，這位「大發慈悲」的李老爺到翠寶家裏來討債了。

一隻兇毒的眼睛從老花眼鏡的邊沿上，偷偷地斜睨着翠寶，在他的心裏想：翠寶是長得多麼的肥滿呵，而且她懂得溫情地接待，如果做了我的小……

獨眼龍得意地微笑了一下，而且最後，終於和翠寶的父親談判了這件事情。

忠厚的翠寶的父親，在一百五十元的債務的重壓下，幾乎喘不過氣來。爲了要償還他的債務，他又終於隱忍着內心的苦痛，答應了李老爺的要求。

可是在李老爺的家裏，除了他的原配夫人已經在北伐時代病死了以外，還有三個來歷不同的女人：一個是他在上海的妓院裏買來的，她沒有什麼權力。第二個是用正式的結婚儀式娶來的，是個子很胖，善於頂嘴曉舌的女人，她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是最有權威的一個。第三個也是翠寶一般地爲了抵償債務而來的，來的時候人很肥胖，可是

後來被悲愁和憂鬱吃掉了她全身的肉，她憔悴，哈咳，她有了肺病，已經被李老爺丟在一旁，不當她是人的了。

翠寶的來，便是第五個的女人。

但是翠寶還年青，雖然已長得很是豐腴的身段，在年齡上她卻祇是十六歲。一朵含苞待放的鮮花，怎麼經得起這凜寒的霜雪的摧殘呢？

僥倖的是那第二個女人不許李老爺和翠寶睡在同一個房間裏，她用機管一般的喉嚨，用右手指着李老爺的鼻子嚷：

「這些個女人你還不够麼？你這老不死的翠寶這樣的年輕，我要她住在我的房裏，幫我打掃打掃的。」

李老爺的雄心暫時地不能夠實現。

但是他想：「只要翠寶住在咱的家裏，機會是多得很的哪！」

不過幾天以後，李老爺可躺在床上生起病來了。

我在家裏祇住滿了兩個星期，爲了公司的催促，便不得不離開了故鄉，開始我的社會的生活。

雖然僅僅是短促的兩星期的勾留，可是我卻知道了翠寶的個性，以及這兩個星期來翠寶和福德的感情。

翠寶很善於料理家事，她有溫柔的性情，爽直的脾氣，對於觀察一件事物，她總是常常執着地信任着，除非有了可靠的確當的反證。最初，在她來到李家以後的三個月裏，翠寶是瞧不起福德的，而福德也很輕視着翠寶。

「你這偷飯鬼！」

「你這小妖精！」

他們動不動總是相互地這樣謾罵起來。有時候甚至要扭打做一團。可是在一天，當

我考問着福德關於幾篇文藝作品的內容時，站在旁邊的翠寶便奇異了起來，她問：

「他在什麼時候學的？」

「他是一個上進的孩子呢！」我說。

我於是把福德的父親的故事以及福德秘密讀書的故事都講給她聽。

她顯然地感動了。

她呆呆地站立着，眼睛仰望着那青色天空裏兀然不動的幾朵白雲，她似乎正從一個深邃的迷陣裏清醒了過來，她看見了人家的希望，同時也赤裸裸地看見了自己的悲哀。她的嘴痛苦地抽搐着，淚水無聲地從她底眼眶裏掉下來了。

「翠寶，悲哀是沒有用的！」我輕輕地說。

沉默了一陣以後，我用大孩子的口吻說教了起來：

「真的，我是同情你們的，你們現在都被一隻可怕的魔手捉弄着，牠把你們丟到了這樣黑暗的地獄裏，用一個『債』字寫在你們的臉上，使你們死心塌地的工作着，見不

得人，一味地做他的牛馬，被他一輩子地壓榨着，剝削着。過去福德的痛苦我看見得太多了。所以我要使福德不識字的眼睛睜開來，去認識這世界，去認清他自己底前途，什麼才是真正的痛苦，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福德把書本當作了他底生命。他不怕血肉的鞭打，他勇敢地唸着書，現在，他已經能夠寫作了，能夠向外面的報紙投稿了。我希望你也要學習福德那樣的苦鬥，用你不折不撓的精神來擺脫那可怕的魔手。光明的前程正等待着。你只要你們有不屈的毅力，能夠認清這世界，能夠走到真正的自由的路上去，去創造你們光明的未來吧！

這時候，我懂得我的話也許說得太高深，也許翠寶是不會理解的，但是我的一股不可遏止的熱情和沸騰的血液卻壓迫着我，要我像瀑布一般地把我說的話毫不遲疑地傾吐了出來。

然而我的話並不是白費的。自從這一天以後，翠寶的態度顯然是改變了。她信任着福德，簡直近於虔誠地尊敬着他。福德也因為翠寶的改變態度，而發現了翠寶的理智的

一面，所以用同樣的尊敬對待着她。

自從這天以後，福德做了翠寶的先生了。

十二

我進了上海的一個百貨公司裏工作，公司的範圍很大，有發行部，販賣部，製品部等等，我剛剛被派在發行部充當了一員會計。每天每天有不少的金錢進出，這些數目的尾巴都拖着好幾位的小數，這便計算的人增添了不少的麻煩，而且在計算清楚金錢的往來以後，還要劃成表格，製作圖樣，每次必須有正確的統計。這些瑣碎的事情和學校裏的功課是絕然不同的，所以意外的繁瑣糾纏着我，我煩累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也正在這樣的時候，我接到了福德的一封信。

這封信的全文，可以抄錄在這裏——

嚴先生：

自從你離開這裏以後，那個獨眼龍的病狀又一天天的轉好了。現在，他重新又有氣力，用鞭子來打我了。他管我管得很緊，要我做很多的工作，尤其是粗笨的苦工。我在每天晚上仍舊讀着書，用你給我的小字典查着字。翠寶也偷偷地跟我學習着我們的生活很好！我們要使先生不會失望。

你在上海公司裏的生活是怎樣的呢？很好嗎？我們很掛念你。望你常常寄信來，寄在你的家裏我們去，並且還希望你附給我們寄信的郵票，以後我會寄此稿子給你看。

下次再談吧。

敬禮！

福德上  
八月三日

在我忙碌得連家信也沒有寫的時候，收到了這樣的一封信，自然，我沒有立刻寫回信。我把牠在我的抽屜裏擱了下來。

可是一個星期以後，我卻又收到了他們兩個人署名的一封信——



嚴先生：

上次的信你總收到了吧？我們很想念你！

這裏，我們的生活更惡劣了。那老頭子——獨眼龍的李老爺，近來脾氣變得更壞了，他不許我和翠寶說半句話，現在成天地派我在田頭工作了。有時候，晚上回來還要挨他的毒打！翠寶做事很小心，但也常常給他兇狠地罵着。

你說，我們怎樣對付這討債鬼呢？

希望你回信，常常地指導我們！

祝你好！

福德  
翠寶上  
八月十一日

### 第三封的信——

我把第二封信讀了以後，才經過三天，正當我握筆想寫回信的時候，又收到了他們

嚴先生：

真想不到在昨天的晚上翠寶和這討債鬼扭打了起來。昨晚上，翠寶睡在二奶奶的房裏，可

是這討債鬼卻偷偷地爬到她的床上去……

翠寶哭叫着，和討債鬼扭打成團。這時候，虧得二奶奶把討債鬼拉開了，但是後來翠寶給討債鬼毒打了一頓，她滿身都是創傷，臉上還流出血水……

可憐呀，我們的債到什麼時候纔可以還清呢？

我因為眼見了翠寶被這樣的凌辱，我有些憤怒了。我不能够再無聲無息地忍受下去了。我想，有一天，我會打死他媽的這討債鬼的。或者，我要遠遠地離開他，到我自由的地方去，正好像你送給我那冊小說紅髮裏所說的。

嚴先生，希望你立刻給我們指示。我們是那麼渴望着你的來信呀。  
好啦，祝你安好。

福德 八月十四日

在這封信的末後，他又附帶地說起，一切信紙信封以及寄信的郵資，都是從我爸爸那裏偷偷地借來的。

我讀着他們的信，這些活潑的真切的句子感動了我，就好像那討債鬼鞭打的不是福德，不是翠寶，而是可憐的我自己。我幾乎一聲聲地聽到那鞭打到皮膚上的聲音。這聲

音是多麼的淒慘，而且好像正襲擊在我底心上，使我底心感覺到腫痛，我害怕，但是我並不會懼怯，我反而憤怒了起來。我要和這吸血的討債鬼死鬪，我要蹴開這吃人的野獸。

在這樣的心情下，我立刻寫下了回信。

我滿滿地在大號的洋信箋上寫了三張的信紙，我用我的熱血和憎恨鼓舞着他們，要他們蹴開這狹底籠，去到外面來冒險；與其讓討債鬼一點一滴地吮吸盡自己的鮮血，那不如到外面的自由的地方來安心地死去！

我把信在晚上投寄了。第二天，公司當局決定派我到香港的總公司去，可是這天的晚上，我又收到了福德的信。

這一封信是用仇恨的怒火寫下來的——

嚴老師：

我等不及你的回信，又要寫信來麻煩你了。

昨天和今天，討債鬼把翠寶關鎖在灶後的柴灰間裏，他把翠寶的手緊緊起來，並且殘酷地

要她挨餓，從八月十三日的晚上一直到十五日的傍晚，整整的兩天又一夜，她喝不到一口開水，連小便的機會也沒有。討債鬼說：只要她答應做他的「小」的，那便什麼都可以解決；有好的吃也有好的穿，然而倔強而勇敢的翠寶呢？——她是寧願這樣地餓死的！

傍晚的時候，我因為偷偷地把一碗稀飯送給了她，被討債鬼發覺了，於是我又遭到了一次兇狠的毒打。

嚴先生，我們比牛馬都不如了；牛馬用工作來調換吃的東西，可是我們在工作以外，還有人吮吸着我們的血！

我自信，幾年來的夜晚我並沒有白白地拋擲，先生家裏的那些寶貴的文藝書籍，我都已經珍惜地讀過，我懂得懦怯的滅亡，我也懂得自由和光明需要用我們自己的手去爭取的！

因此，今天的晚上，是我們最後的臨頭了；我要帶着翠寶，趁這皎潔的月光，來開始我們久久渴望着的理想的實現了。

那時候，我想我們可以見到了你。

仇恨的火焰在我們的胸膛裏燃燒着，這裏不能再多說些什麼，但是我們準備先去看看翠寶的爸爸，然後再到翠寶的兩家親戚那裏借些旅費，所以到先生這裏的時候，恐怕是在四天以

後的下午了。

希望你爲了我們的自由而快樂！

我們深信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福德  
翠貞  
八月十五夜

讀完了這用沸騰的熱血寫成的信以後，我微笑了，我好像隱約地眼見了一對青年男女，他們勇敢地正在月色朦朧下完成着他們底傑作！

### 十三

因爲福德他們的來信說將在四天以後（十九日）要到我公司裏來看我，而我必須在一星期以後離開上海，所以我決定在四天之內回到家裏去看看父親，第三天的下午再回到公司，這樣在第四天正可以遇到福德他們了。

我依照我的計劃實行。

可是當我第三天的下午回到上海，進入公司以後，公司裏的同事老張卻告訴我：今天上午有一對年青的夫婦來到這裏來找我。

「你跟他們講些什麼呢？」我急得這樣地問。

「跟他們麼？」他泰然地回答。「我說你已經回家去了。」

「那末，」我緊跟着問。「他們的回答呢？」

「他們說，他們是你的同鄉，看他們的樣子好像很匆忙，好像第一次到上海來似的，他們看看這裏，看看那裏，也許滿眼都是新奇，也許在他們的眼睛裏沒有半個熟識的人，所以又匆匆忙忙地說聲再會，毫無結果地走出去了。」

他淡淡地說着。

然而我是那麼地焦急，我責備着他：「你不替我問一聲關於他們的住址麼？」

他呆了半響，後來又說：「同鄉還需要問住址？反正你可以寫信到他們家裏去問問。」

他們的家屬，不就知道了麼？

他聳了聳肩膀，很簡單地這麼說。

「可是……他們是……」

我有些說不上來了。

在我離開上海前的幾天，雖然忙碌着準備了一些行李，拜訪了幾個在上海的朋友，並且整天地等待着福德他們的來，然而連他們的影子我也不能夠發現！我懊喪地離開了上海。

而且一別竟又是遙闊的六年！

這期間，福德他們也許曾經來找過我，但是因為公司裏的我的最最接近的朋友老張也被派遣到香港的總公司來，所以在漠不關心的其他同事的眼光裏，對於這樣兩位忠厚樸素的鄉村裏出來的人，要找尋關於我個人的線索，那是並不容易的。

就這樣，他們成爲我記憶中的人物了。

他們的影子常常喚醒了我底記憶，他們是我底僅有的記憶裏的英雄！

十四

現在，英雄們終於排演出壯烈的悲劇了……

十五

在近法華鎮的鄉村的一角，按照着報上的記載，經過半小時以上的詢問，我找到了福德的住址。

福德倒在床上，四歲的孩子滿身是污泥，滾在地上，嚎叫着「媽媽！」屋子是一個棚戶，牆壁是用竹子編列起來的，上面塗着斑駁的爛泥，屋頂上蓋着一層薄薄的稻草。沒有門，野風從門口裏直吹了進來。天上佈滿了烏雲，似乎快要落雨的樣子。雖然祇是七點鐘的光景，可是屋子裏已經相當的黑了。

我在孩子的嚎哭聲裏叫了幾聲福德，福德並沒有起來，也許他是沒有聽見我的聲



音吧？或者，他是決不會想到在這樣的晚上，在將要下雨的時候，在這樣偏僻和骯髒的地方有人會找到他。

他似乎睡熟在床上。

我有些懷疑了起來：也許這不是福德的家吧，但是翠寶發表在信裏的地址顯然是在這裏，我並沒有走錯，於是我鼓動勇氣走到福德的床邊。

「福德！福德！」

我大聲地叫。

這時候福德才清醒了過來，擦着他的眼，呆呆地瞧着我。

「是誰啊，到這樣偏僻的地方來？」

「你不認識我了麼？」我把躺在床上的福德拉起來，我說。「一個教過你識字的人你忘記了麼？」

「啊？你是嚴先生？」他驚奇得立刻站立了起來。「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的呢？」

再說，你是什麼時候到上海的呢？」停停。他又興奮地說：「聽說以前你到香港去了，可是我們不知道你的通信處，又不敢寫信去問你爸爸！」

他緊握住我的手，快活地笑起來。顯然地，他還不知道翠寶的悲劇：在這樣偏僻的地方，怎麼會有晚報看到呢！

眼見了這種大孩子的天真以後，我的鼻尖覺得一陣強烈的酸痛：可憐啊，被可怕的「債」字壓癱了的人！

我沉默着。我避開了他的詢問。

情緒的激流使我彎下了腰，抱起這滾在地上的骯髒的孩子。我第一次看見這孩子，可是這孩子也是第一天失去了他親愛的媽媽。

「媽媽，我要媽呀！」他不斷地哭叫。

他的哭叫使我的喉頭梗塞，使我的熱淚奪眶而出了。

「嚴先生，孩子是很髒的，還是讓我來吧！」

福德又開了手，想接過這哭叫着的孩子。

「不！我有些說不成聲地回答。我有意把我流着眼淚的臉朝向牆壁。我緊緊地抱着孩子，扶摸着他底手。

孩子不哭了。沉默籠罩住了這低矮的屋子。

我想：我的話應該從哪裏說起呢……

十六

這一夜，我住在福德的家裏。

最初，福德聽到了翠寶的自殺，像瘋狂一般地蹣跚着，他悲痛得幾乎要昏厥過去。但後來，經過我再三的安慰和解釋以後，福德的情感才鎮靜了下來。

「想不到翠寶在你的教育下，六年來竟會有這樣的進步。」我安慰他地說：「她的信裏的句子，是那樣的流利而且有力！」

福德沉默着。

他重新拾起丟在地上的報紙，用顫抖的手握着，瘋狂一般地讀着翠寶的信：

「債……是需要償還的，但是怎樣才是合理的債？怎樣才是合理的償還？許多討債鬼倚仗了他們的惡勢力……他們吸着欠債人的血，污辱了無數的聖潔的靈魂……我不願意死……可是在我剷除了這樣的一個吸血的討債鬼以後，社會……社會一定不能饒恕我的天真……我希望社會人士能夠諒解我們窮人們的苦心，希望社會人士們能夠把無數的王老虎，從各種不同的角落裏發掘出來，把他們抓住，一個個地砍掉！」

「砍掉！」他昂起了頭，重複着：「一個個地砍掉！」

「翠寶，」我說，「已經盡了她的責任了。」她已經完成了她最大的努力！」

福德咬緊了牙齒，睜大了眼睛思索着。

「此後，」我又說，「應當由我們來完成翠寶的工作了。」

「是的！」他興奮了起來：「她有未完竟的志向，她的志向必須要用我們的手來爭

取要用我們的手去創造！」

「可是，福德，」我說。「我要糾正翠寶的意見，翠寶的意見是：要社會人士去砍掉這些吸血的討債鬼，但是我的意思是，這些吸血的討債鬼果然要砍掉，同時，比砍掉討債鬼還重要的，就是需要我們先去砍掉這產生討債鬼，或使這些討債鬼存在的可惡的社會制度！」——這產生獨眼龍和王老虎的社會制度！」

福德沉默着。

「擺在我們面前的社會制度，」我又說。「才是吃人不見血的討債的社會制度！」

「不錯，福德醒悟了的一般，睜大了他的眼睛，「我們要求根本的解決！」

「我們要向討債的人和制度去討債，當這樣的債被清算了的日子，才是我們真正的自由幸福的日子。所以，我的語調變得非常的堅決。「香港和上海都不是我們理想的地方，我們理想中的幸福之都，應該是充滿了陽光和溫暖的地方，在那裏，我們沒有失望，因為我們能夠創造了希望；在那裏，勞力就是資本，自己的幸福是建築在自己的手上

的！

十七

第二天早上，天空是那樣的潔淨，幾朵淡淡的白雲在碧色的天邊緩緩地移動，晨曦從白雲的空隙裏透露了出來，是那麼地有力，那麼地堅毅。

福德抱着他的孩子，我背負着簡單的行李，我們在大路上走。

「我們的路是遙遠的。」我說。

「可是，」福德用鐵一般的聲音宏亮地說：「我們的理想卻就在我們的眼前！」

我回頭看了看福德，福德微笑了。

笑聲是那麼的健康和倔強：這是勝利的笑聲！

## 陸大昆

有一天，富翁陸大昆偶然在一個朋友的家裏喫到一隻紅燒雞，覺得滋味很美，於是回到家裏，舐舐他的胖嘴唇，笑瞇瞇地對他的手下人說：

「唉，我們還是多養一些鷄吧。鷄的味道挺美，有錢的人都歡喜，養大了，如果賣出去，不是可以賺一大筆的錢麼？」

「不錯，」他的手下人明知道他是一個吝嗇鬼，於是不得不處處爲他打算，便說：「不錯，可是鷄要喫米的，現在米價兩百萬（註）一担，還值得養鷄麼？」

富翁陸大昆舐舐他的胖嘴唇，搓搓他的手，覺得這話挺有意思，他不能在金錢上太

（註）三十四年七月，上海的米價每石合僞中儲券兩百萬元。

沒有盤算——得多多的考慮考慮才好。

於是一晚上睡不着覺。第二天一早，舐舐他的胖嘴唇，很堅決地對他的手下人低聲說：

「你想些辦法，去收買大批的米蟲來吧。最好像定牛奶那樣，天天由賣主送來，這樣就可以不費氣力，養了大批的雞呢！」

手下人聽了，暗地裏只是好笑，但又不敢違抗東家的命令，於是立刻，他去請人寫了許多廣告，貼在各處的牆上——

## 「收買米蟲！」

然而白米兩百萬塊錢一担，人家哪有許多閒錢去買了白米來等待出米蟲呢？陸大昆的計劃顯然是失敗的。

一個月以來，只有米店裏的幾個小學徒，開玩笑似的帶了一些米蟲來，除此以外，便



找不到一個賣米蟲的客人。

失望——陸大昆顯然是受了很大的打擊！

但他還是單純地想，還是叫他的手下人來，挺兇狠地舐舐他的顫抖的胖嘴唇：

「真是唉，你混蛋！你收買米蟲，卻祇有貼幾張小廣告，你看，唉，你看，我的那些鷄不是快要餓死了麼？哼，那都是你的不好！你害了我！害了我！唉，好吧，現在就請你滾！我寧願把養你的米來叫鷄喫！你是，唉，真是……」

「那不是我的錯，老爺！」手下人趕忙陪不是。「老爺，你不看見大餅也要五百塊錢一個麼？人家實在沒有閒心思來管米蟲啣……」

「還要多嘴！」陸大昆可真的氣紅了臉，他的胖肚子一高一低地起伏着，很怨艾似地舐舐他的胖嘴唇，厲聲地說：「我陸大昆是明亮人，顧前思後，從沒有做錯什麼事情，用得到你來多嘴？現在姑且看在你以前替我處處打算的份上，所以我發些慈悲，你不必賠償我的損失了。還是替我乾脆地滾吧，滾吧！」

這天晚上，富翁陸大昆的家裏沒有一個傭人。——陸大昆舐舐肝嘴唇，似乎很滿意地由自己去劈柴，生爐子他說：「爲收買米蟲吃的虧，要在一個月裏賺回來！賺回來！」於是他捲起袖管，劈下斧頭，可是斧頭一斜，卻從柴上跳到左手的手背上，手背上立刻滴滿了般紅的鮮血。

「唉……」

他來不及舐肝嘴唇。

這一回，富翁陸大昆總算真正地嘗到生活的滋味了！

三十四年七月一日

## 五月

「啊，你認得余小風麼？余小風的月記寫得真好呀！昨天我去問他的話，他的話說：『是他寫的，我改得很少。』但是我不相信，這樣的月記，難道都是余小風寫的麼？你看，你看，這是他最近五個月的月記，這些有趣的月記，難道都是他一個人寫的麼？你看了就知道，就會知道，你在，你在……」

九月 開學

鐘聲響啦！

姊姊陪我到學校的門口，用手指了指，輕輕地說：「你今天起身太晚，快些到禮堂裏去吧。」我連跑帶跳地走，衝過走廊，走進禮堂的大門。禮堂裏坐滿了小朋友，李老先生正在講台上唸總理遺囑。我從講台邊走過去，小心地走，可是依舊給張先生看見了我紅了

臉，低下了頭，但張先生卻輕輕地，走到我的旁邊來，用蚊子般的聲音對我說：「你的座位在第九排，在陸志明的旁邊。」我依照張先生的指示，走到我座位的前面，和老朋友陸志明打了個招呼，這時候我纔鬆了一口氣。

當校長李老先生報告的時候，我偷偷地溜看前前後後的小朋友，陸志明說，今年的新同學多極了，那糖店裏的小狗子，也轉學到我們的一班裏來了，還有那赤鼻子的張七，那在我們的書堂裏最會吵的張七，也轉學到我們的一班裏來了，我問陸志明，「那麼鄭鐵民坐在哪裏呢？」因為鄭鐵民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們全級的好學生，我最崇拜他的英雄的氣魄，可是陸志明卻說：「鄭鐵民麼，他恐怕不來唸書了。」

「啊呀，」我想，「鄭鐵民不來唸書麼，這是爲了什麼呢？要是鄭鐵民不來，那麼小雪和新來的小狗子和張七他們，不是沒有人去對付了麼？」我想着想着，好像跌入了一隻悲哀的池塘，我正划着水，不知道怎樣辦纔好。可是這時候，突然的，李老先生的聲音卻驚醒了我，他大聲地嚷呀嚷呀的說：

「……不是麼？滾呀，一個好學生不但要功課好，還要品行好。功課和品行好的小朋友，將來會做一個大人物，大偉人，但如果功課好，而品行不好，滾呀，那麽將來他到老還是個壞蛋，壞蛋，滾呀，頂頂壞的壞蛋。所以，從今天起，各位小朋友要聽從先生的指導，小朋友間應當是互助的，滾呀，不打架，不吵鬧，還有在學校裏，滾呀，應當愛護公物，對先生要有禮貌，上課，滾呀，上課不遲到……」

滾呀，上課不遲到，可是我今天不是偏偏遲到了麼？我想着想着，我的臉立刻又紅啦。我慚愧得低下了頭。

從今天起，我要做個好學生，我不怕壞蛋，不遲到，不欺侮小朋友，我要學鄭鐵民那樣的好榜樣。滾呀！滾呀！

### 十月 木匠的兒子

開學已經一個月了，我們班裏新來的小狗子實在太淘氣了，他和丘小雪一起，常常

吵吵鬧鬧的，把小朋友們的習字帖塗黑，或者把人家的墨水瓶打翻，連「對不起」也不說一句。要是鄭鐵民在這裏，他一定會跳起來，高聲說：「不行，你應該向他陪罪。」或者說：「把塗黑的習字帖拿去，買一本新的來。」可是鄭鐵民現在不知道在哪裏，因此誰也不敢跟可惡的丘小雪和小狗子他們去理論。

真是可恨呀！

有時候那赤鼻子張七還跳到講台上，「烏拉拉，烏拉拉」的打口哨。真是可恨呀！

「要是鄭鐵民在這裏就好了。」我對陸志明說。

陸志明聽到了我的話，就把嘴輕輕地湊上我的耳朵，小心地：「明天我同你去看鄭鐵民，好麼？」鄭鐵民住在我們家的隔壁呢！」

我聽到這句話，快樂得跳起來。這天的晚上，我在夢裏也快樂得和鄭鐵民握着手，還送給鄭鐵民一個大麵包。

第二天一早，我到陸志明的家裏，和他一同走到鄭鐵民的家裏去。

鄭鐵民的家是一個殘破的草棚，很低矮，也很黑暗。走進了草棚的大門，就有一股霉氣的味道。我想，這樣的房屋怎麼可以住人呢？我立刻用手捫住了鼻子，跟着陸志明怪難堪地走。後來走到了裏房間，陸志明快要敲門的時候，他看見我捫住着鼻子，就趕忙低下了頭。在我的耳邊輕聲說：「現在要看見鄭鐵民的爸爸啦，你不能用手捫住了鼻子，到朋友的家裏做客人，就應當快快活活的。」鄭鐵民的爸爸，是很和愛的老木匠呢！

我聽了陸志明的話，掛着滿臉的笑，和鄭鐵民的爸爸見面了。啊呀，鄭鐵民的爸爸，他的兩隻眼睛都瞎了呢。他躺在一隻用稻草鋪成的矮床上。當他聽見陸志明說：「老伯伯，今天我帶來了一個小朋友，他是鄭鐵民的老同學，他姓余，叫小風，他來看看鄭鐵民的。」聽着的他，就立刻在床上坐起來，哈哈地笑：「真的麼？那麼請過來，我要用手來撫摩他，撫摩他。」陸志明聽到這句話，就把我拖到他的面前，讓他的手摸着我的頭，我的肩膀和我的衣服。

他總是笑：「呵呵，多可愛的小官官呢！」

可是我有些害怕起來，我害怕那隻手——那是多麼骯髒和粗糙的手呀！它摸在我的臉上，我有些痛！

我害怕得逃到門口。但他還是在說：「呵呵，多可愛的小哥兒呢！」

陸志明看見我逃避，顯然是很不快樂的。但是他還裝着笑，和老伯伯說：

「老伯伯，他有些怕着，躲起來了。那麼讓我們到後園裏去看鄭鐵民吧！」

「好的，好的。」老伯伯連聲的說，「他在後面去吧，你們去玩吧！」說罷他又慢慢地靜倒在床上。

在後園子裏，我們看見了鄭鐵民，他赤了膊，手執着斧頭，正在砍柴。他看見我們來，就立刻紅了臉，丟下了斧頭，把衣服拾起來穿在身上。這時候陸志明卻說：

「大家是老朋友，還有什麼拘束的呢！」

可是鄭鐵民紅了臉，向我道歉，「真對不起，我們這裏連凳子也沒有。」

鄭鐵民和愛極了，雖然他穿的是破舊的衣服，住的是骯髒的房子，可是他多麼懂得



禮貌呀。這時候，我們都坐在一棵沒有劈開的樹幹上，鄭鐵民問了我許許多多的話，他惦念着我們的學校，他惦念着我們一級的老同學，尤其惦念着我們一級的級任女先生。但我想，他這樣的惦念我們，那末爲什麼不到學校裏來唸書呢？我想着想着，就向鄭鐵民問了：

「那末你爲什麼不來唸書呢？」

鄭鐵民聽到我這樣的問話，立刻就呆住，他很難受地用手遮掩了臉，我看見圓亮的眼淚打他的指縫裏滴下來，他傷心極了。他這樣的傷心，使我很詫異，難道……

我真不知道怎樣纔好。

正當我窘着的時候，陸志明就打開了難受的沉默，趕緊說：

「啊呀，時候不早啦，我們可以回去了呢！」

說着，就和鄭鐵民告辭了出來。

在回家的路上，陸志明送我走了一大段路。他告訴我鄭鐵民的爸爸是個木匠，媽媽

早已去世，鄭鐵民是用他爸爸做工得來的錢唸書的。可是兩個月前，鄭鐵民的爸爸，在做工的時候，一失足跌下來了，他跌在一隻石灰池裏，他的眼睛就瞎了。現在他躺在家裏，就靠鄭鐵民用砍柴得的錢來養活他，多可憐呀！

聽到陸志明的話，使我立刻覺得我剛才的問話實在太沒有禮貌了，太不應該了，我恨不得向鄭鐵民陪罪，說我不應該問這句話，而且慈愛得像鄭鐵民爸爸那樣的人，我應當同情他，我應當多站在他的前面一會，讓他粗糙的手——那神聖的手，摸着我，永遠摸着我……

我多麼後悔我自己呀！

像鄭鐵民那樣的小朋友多麼偉大呢！

十一月 張七的生日

十一月七日 今天是張七的生日。張七就是在我們弄堂裏最會吵的張七，那個

新近轉學到我們一班裏來的張七，常常爬在講台上「烏拉拉烏拉拉」地亂叫着的張七，是一個頂頂壞的壞蛋，是我最恨的壞蛋！

可是今天，今天偏偏是這個壞蛋張七的生日呢！

我們的體育先生對我們說：「今天是張七的生日，張七的爸爸和我是老同學，他特地要我帶着你們一同去吃麵，我想你們都願意去的，願意去的小朋友都舉手。」

小朋友們都舉手了，可是我不舉手，還有陸志明也不舉手。

體育先生就問：余小風，你和張七住在一弄堂，爲什麼不舉手呢？我正想要回答，體育先生又說：「好叻，一同去吧。」停停，他又說：「還有陸志明，我們全體都去，你也一同去吧。」

爲了要服從先生的命令，我們都默默地答應下來。

下午放學以後，我們都集合在草場上，排了隊，由體育先生領着，一同走到張七的家裏。

張七的爸爸穿着高貴的西裝，他的身材很矮，肚子很大，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他看見我們來，就搖搖擺擺地打大廳上拐出來，胖臉上堆滿了笑，和體育先生握着手，說了許多客氣的話，然後說：「嚇嚇，嚇嚇，各位小朋友，嚇嚇，請隨便些吧，不要拘束。嚇嚇，阿七，你陪小朋友們到後花園裏來玩！嚇嚇，嚇嚇……」

那壞蛋張七便從隊伍裏跳出來了，嘴裏「烏拉拉」的一聲，拖住丘小雪和小狗子往後廳直衝，一面在嘴裏嚷：「來，你們都跟我們來！」

張七家的後花園多麼大呀，靠東邊有一個噴水池，滴滴答答，水不住地從一隻石獅子的口裏噴出來。那西北的一角，滿是層層疊疊的假山石，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到那個假山的山頂，在花園的中間，有一隻古寺式的涼亭，亭子的四周都是小河流，祇有一頂曲折的小橋可以通到那個涼亭裏。

張七和丘小雪和小狗子他們，飛也似的跑着，臉上堆滿了驕傲的神色。他們一會在假山上「烏拉拉」的吹口哨，一會又在噴水池的石獅後面唬嚇別的同學了。玩了半天，

他們三個又從涼亭裏拿出了許多玩具——有小汽車，有小腳踏車，還有可以放到天空裏去的小飛機。小朋友們都羨慕極了，都奇怪極了，都說：「張七的家裏有這麼多的東西呀！」可是陸志明卻不希罕這些，他總是默默的，默默地在草坡上走，連看那些玩具都不高興看一眼。

到將近六點鐘的時候，一個男傭人從大廳的側門裏跳出來，大聲地叫：「小少爺，小少爺，快領小朋友們到大廳上來吃麵，來吃麵！」

於是小朋友們都跟着張七到大廳上來吃麵了。

這時候，大廳上都佈置得很整齊，長長一大排的大菜台接連地放着，上面鋪着雪白的台布。一隻隻有彈簧的沙發椅子，排列在台子的兩邊，我們都坐在那上面。然後有許多傭人，端出了各種花紋細巧的碟子，碟子裏盛着雞、鴨、野兔肉以及各種炒鮮。最後拿出了一盆盆雪白的麵。

這時候張七的爸爸又出來了，他很沉重的笑着，搖擺着肚子，把插在嘴裏的雪茄煙

摘下來，笑聲說：「嚇嚇，嚇嚇，各位小朋友，嚇嚇，你們隨便吧，請用請用，菜都簡陋得很，真是，嚇嚇，嚇嚇……」他把凸出的肚子向左右擺了擺，把腳挪動了一下，然後又「嚇嚇，嚇嚇」地說不出什麼了。

我注視着他，我發現了張七的爸爸跟張七一樣——全是赤鼻子！

停了半響，像發現了什麼似的，張七的爸爸噴出一大口雪茄煙，趕忙說：

「噫！什麼？嚇嚇，嚇嚇，我沒有話啦，嚇嚇，你們，嚶，請用請用……」  
「晚，張七，你出來，嚇嚇，招待招待小朋友們用菜啊，嚇嚇，嚇嚇……」

張七的爸爸說起話來總是一嚇嚇嚇嚇的。

說罷，他拐着腳，搖搖擺擺地走向裏廳裏去了。

於是裏廳裏傳出了一陣體育先生和他哄笑的声音。

於是小朋友們由張七和丘小亭和小狗子他們領頭，都呼魯呼魯的開始吃麵啦。

祇有陸志明呆着，他呆坐在我的旁邊。

我說：「喂，吃吧！」

「不！」陸志明堅決地說，「我的肚子痛，吃不下！」

我吃了幾口，突然想起張七那壞蛋在學校裏總是欺侮小朋友，爲什麼又要吃他的麵來慶賀他的生日呢？

我偷偷地打人縫裏瞧張七，剛巧又看見他的赤鼻子——多噁心的鼻子呀！於是我也不吃了！我放下了筷子！

後來，從張七的家裏出來的時候，陸志明就問我：

「你的肚子也痛麼？」

「唔！」

走了一陣，我問他：

「可是你呢？」

「我沒有痛。」他說。

「那麼剛才你爲什麼不吃？」我有些奇怪。

這時候，陸志明可挺了挺胸脯，乾脆地說：「我不希罕這種臭錢換來的東西！我的爸爸說，張七的爸爸囤白米，發了國難財！他的錢，是人家的血，我不希罕！」

我聽呀聽的，感動極了。

我想，要是鄭鐵民在這裏，那一定會……

## 十二月 「故事大會」

每年，在學期的中間考試以後，學校裏總是開起隆盛的「故事大會」來。故事大會在大禮堂裏舉行，先由先生們講故事，然後由我們小朋友來講，每級有一個小朋友做代表，起來講許多快樂的、有趣的、悲哀的小故事。今天是開學第四個月的第一天，是指定開故事大會的一天。

今天有四位先生講了四隻故事，都是關於生活修養方面的，而且都說，是從文藝作



品裏取選出來的。

首先是李先生講了一隻懶水鼠的故事。懶水鼠多麼幸福呀，她出嫁了以後，住在她丈夫替她建造的洞穴裏，她要吃東西，丈夫替她找，她要吃許多東西，丈夫替她找許多東西，最後她的丈夫在找東西的時候給人打死了，但是懶水鼠不哭，懶水鼠還有兒子，懶水鼠叫她的兒子們出去找東西給她吃，吃呀吃的，水懶鼠肥胖了，她的身子變得笨重了。有一天，鄉下的農夫把田岸搗碎，懶水鼠的巢也給搗碎了，她的兒子們都溜了，祇有她，因為只會吃不會走路，給人們用鉛絲穿住了背脊，很淒慘地把她處死！

所以一個小朋友不能依賴人，否則總有一天，他會像懶水鼠一樣，會得到悲慘的結局！李先生這麼說。

第二位起來講的是我們滑稽的英文教員姜先生，他講的故事是紅蘿蔔鬚。原來紅蘿蔔鬚是一個小孩子的名字，這個小孩子的母親死了，他的爸爸另外又娶了一個女人做紅蘿蔔鬚的後母，後來這個後母生了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後母很愛自己生的孩子，

不愛紅蘿蔔鬚紅蘿蔔鬚的弟弟和妹妹都可以唸書，紅蘿蔔鬚自己卻祇能在家裏打水  
和淘米。他和狗住在一起，他管着雞棚和牛棚。當晚上，天很黑，外面有響聲，很害怕的時候，  
後母總是叫紅蘿蔔鬚出去查看，還做出奇怪的聲音唬嚇他。紅蘿蔔鬚給後母譏諷慣了，  
敲打慣了，就變成了一個很傻的呆子。——環境是多麼重要啊！如果紅蘿蔔鬚的自己的  
母親沒有死，那末他一定也是個聰明的孩子呢！

「可不是麼？」第三位講故事的陸先生跟着說，「我也來講一個環境教育的故事  
吧。我的故事題目叫錶，這是由一個外國人寫出來，由我們中國的老文學家魯迅老公公  
翻譯的。」

錶的故事很動聽。原來有一個流浪街頭的野孩子，脾氣很壞，很會吵鬧，會得說謊，也  
會偷人家的東西。有一天，他在街頭偷了東西，給關到警察局裏去。恰巧在警察局裏，他又  
偷了一個酒醉鬼的錶。第二次，警察局把他送到教養院裏去，他便偷偷地帶了那隻錶，準  
備隨時逃脫。後來他把錶暫時埋在教養院裏的空地裏，可是不久，給大堆的柴草壓住了。

他想逃走，但是錢在柴片的底下，不能走。這樣，不知不覺的，住了幾個月，因為他的同伴都是講禮貌的好學生，在這些日子裏，他們教養他，感化他，把他的性格完全改變了，最後就變成一個像他們一樣的好孩子。他知道以前的錯誤，就在柴片移出的一天，偷偷的掘出了錢，又想盡種種的方法，歸還給那個原先的失主，但這時候，他已經不願意再從教養院裏逃走了，他要做一個好孩子了。

「環境是多麼重要呀！」陸先生最後說，「所以我希望小朋友們不要有壞的朋友，壞的朋友也會教你生出壞的念頭！」

最後由校長先生起來講，他講的是一篇張天翼做的童話，大林和小林，大林和小林，大林和小林是弟兄倆，他們很窮，但是後來大林做了一個富翁的野兒子，大林變成富翁了，而小林呢，還是一個窮孩子，他在大林的工廠裏做工。大林快快活活的坐在安樂椅裏，吃呀喝的，都是工人們的血汗，工人們窮得沒有飯吃，但是大林卻不管……「噯呀，現在的社會正是這樣的社會！」校長先生說，「小朋友們，你們的爸爸是怎樣的呢？我想，你們的爸爸，噯呀，

不是富翁一定就是窮人囉！噯呀，你們要想，你們的爸爸怎樣去賺錢的呢？有錢的小朋友可不能驕傲，要像沒有錢的一樣，要用功！沒有錢的小朋友更要體念父母的辛苦。噯呀，許多小朋友的爸爸，因為沒有錢，所以不給孩子們唸書了，多可憐呀！噯呀，多可憐呀！

這時候我就想到了張七的爸爸，那個肥胖的大肚子，那是可怕的大林，而鄭鐵民的爸爸呢——那不是就像小林一般的可憐的人麼！噯呀！噯呀！

## 一月 假寒

一轉眼，又是放寒假的時候了。

我們的級任女先生在上最後一課的時候，她說：

「孩子們，寒假又要開始啦，可是在今年的寒假裏，我要回到鄉下去，從此以後，我就不能和你們見面啦。」

孩子們聽着聽着，誰都呆住：為什麼這樣和藹的好先生又要離開我們呢？我們的心

裏都覺得難受，我們都要想問，可是誰都沒有開口。

我們的級任先生是在上學期來的，來的時候，她很肥胖，可是後來一天天的瘦削，變得常常有了咳嗽。她的家，租在我們六年級的老同學朱文的家裏，朱文說，她有兩個孩子，她的丈夫早已死了，她白天在學校裏教書，孩子們由她的婆婆來看管。可是朱文的媽媽總是說：教書得來的錢能有多少呢？上海的物價天天在飛漲，教她們怎樣生活下去呢？所以後來，她的大孩子也不唸書了，一天到晚的，替人家抄寫着字，再後來，她們常常吃些粥，怪可憐的……

現在，在教室裏，我們的級任先生呆呆地提起了頭，用微弱而留戀的目光把我們掃了掃，好像在說：「好孩子，我多麼不忍——我不願意和你們分手呀！」

可是生活，可是我們的級任先生卻爲了生活而不得不離開我們啦！

我從座位的空行裏看出去，我看到了頑皮的小狗子也低下了頭，端端正正的坐着，我知道小狗子也在悲哀吧，也在難受吧，然後我又偷偷地、偷偷地瞧瞧級任先生，我瞧到

她的眼眶那裏有些紅潤，眼睛裏特別亮。阿，我們的級任先生快要掉下眼淚來了呢。

這一課終於等不及散課鈴敲打，先退了課。我知道我們的級任先生，一定要回到家裏去痛哭一次的。

這天晚上，我回去告訴姊姊，姊姊說：

「等你考試完畢，和你一同到朱文同學的家裏去看看她。」

寒假的第一天，我和姊姊一同去看級任先生，姊姊買了許多東西，裝在一隻布袋子裏。姊姊說：

「看見級任先生，就要恭恭敬敬地鞠一個躬！」

可是一走到朱文老同學的家裏，朱文的媽媽卻告訴我們：在三天前的晚上，她們全家都搭乘火車回到徐州去了！」

姊姊嘆了一口氣——「噯！」

我們祇能又走回自己的家裏——多難受呀！

在桌子上，姊姊把布袋裏的東西拿出來：布疋啦，洋襪啦，麵包啦……這些預備送給級任先生帶回去的東西。

但一看見麵包，我就想到了鄭鐵民。有一天的晚上，我不是在夢裏把一個大麵包送給鄭鐵民的麼？

於是我向姊姊要了那個大麵包來，用一張雪白的洋紙包着，我要送到鄭鐵民那裏去。

雖然天氣這麼冷，但我想，鄭鐵民一定還是赤着膊，握着那柄笨重的斧頭，砍着堅硬的柴片吧。鄭鐵民真是個好英雄，在寒假裏，我要幫鄭鐵民去劈柴片，我要站在鄭鐵民的爸爸的面前，讓他粗糙而骯髒的手——不，神聖的手，摸着，撫摩着，永遠撫摩着……

可是走到那草棚的門前，我敲着門，卻沒有人來開門。

我到陸志明的家裏去問陸志明，陸志明卻說：「他們在昨天搬到姑母的家裏去住。」

「姑母的家在那裏呢？」我趕忙問。

「在鄉下，在安徽蕪湖的鄉下。」

「那末就不預備出來麼？」

「看情形是不會再出來了。」

失望，失望，到處都是失望，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要是我在家裏的話，我一定會嘩啦啦的哭，痛痛快快的哭！

但這時候，陸志明卻從一隻櫃台裏拿出了一把小斧頭，他說：「鄭鐵民臨走的時候，他送給你一把小斧頭，要我交給你。他很惦念你，可是他不願意留下通信處，他說，他的姑母要是討厭他們倆，那麼他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像海水一樣的漂流出去。」

「唉！」我撫摩着鄭鐵民送給我的小斧頭，就像那一天，那鄭鐵民的爸爸撫摩着我的一樣。

我默默地在心裏說：「都是爲了生活呀！——多麼殘酷的生活呢！」



我覺得鼻子那裏有些酸，眼睛裏有水，看出來有些糊塗了，我就把那個大麵包送給陸志明，我回來了。

回家的路上，恰巧又碰見可惡的壞蛋，張七和小狗子，他們正同坐在一輛新買來的小腳踏車上，嘴裏嚼着噴香的巧克力糖。

當小腳踏車在我身邊閃過去的時候，張七「烏拉拉」地，故意吹着怪響亮的口哨。可是不去理睬，我連頭也不回，一直往前走，在我的右手裏，緊緊地握着那把小斧頭——那可以砍掉一切的鋒利的小斧頭！

## 鼻 涕

小禿子和小麻子一樣，總是拖着兩條又綠又濃的老鼻涕。老鼻涕拖在嘴唇上多討厭，多骯髒！可是小禿子不討厭，他一點也不覺得醜醜。當他覺得嘴唇那裏癢癢的時候，他就很隨便的用一些氣力：

「嘶——」

把老鼻涕縮到鼻管裏去了。

唉，那麼又綠又濃的老鼻涕，裝在鼻管裏，多難過，叫人多難受！可是小禿子不管，他不願擲掉他，還是讓牠縮到鼻管裏去。後來鼻管裏的鼻涕越積越多了，越多越重了，於是小禿子就讓牠慢慢地再從鼻管裏爬出來，爬得很輕，一不小心又爬到小禿子的嘴唇上了。一到了嘴唇邊，小禿子又覺得癢癢的了，於是小禿子再隨便的用一些力：

「嘶——」

又綠又濃的老鼻涕又鑽到小禿子的鼻子裏。在上課的時候，總是聽到小禿子的收縮鼻涕的聲音：嘶——要是刮風的冷天，小禿子就更忙：那兩條老鼻涕不管小禿子在寫字，或者是在看書，牠總是不客氣地探出頭來，要想鑽到小禿子的嘴裏去。老鼻涕往下一鑽，小禿子就嘶——一鑽，嘶——一鑽，嘶——小禿子的精神多偉大！我想來想去，只有美國大總統羅斯福纔可以及得上他——及得上他的偉大！

譬如說，我們同班的那個小麻子，他也有兩條老鼻涕，可是小麻子就不偉大，小麻子要喫鼻涕，小麻子還要揩鼻涕。當老鼻涕拖到小麻子的嘴唇那裏，小麻子就：

「噉咕——」

他乾脆地把老鼻涕吞到肚子裏去了。

有時候小麻子剛喫飽了飯，肚子不大餓的時候，他就不高興喫。不高興喫的時候，他就乾脆地用右手的衣袖往嘴唇上一抹：「噉——」那兩條老鼻涕就不見了。啊呀，真是，

多可惜喲，那兩條粗朗朗的老鼻涕到哪裏去了呢？要是誰找到了牠，再去掛在小麻子的嘴唇上，那就多漂亮喲，多舒服喲！可是不忙，你只要再等一會，多等一會，大概是寫兩個中楷字的光景，小麻子的鼻涕又出來了。那新鼻涕，跟老鼻涕一模一樣，往下拖，拖，一直拖到了小麻子的嘴唇邊。那時候，唉唷，小麻子可怎麼辦呢？快呀！快呀！只要小麻子隨使用一些力，往上面一收，不是也跟小禿子一樣的收到鼻管裏去麼？不是也可以做一個羅斯福了麼？做一個羅斯福多偉大喲！

可是小麻子不偉大，小麻子不要做羅斯福，他只能用舌頭向上面一砥：

「噤咕——」

那兩條新的老鼻涕又給他吞下去了。以後再等一會，又有兩條新新的老鼻涕出來，再等一會，又有兩條新新的老鼻涕出來。好在小麻子的鼻管裏聚藏了許許多多的新新新的老鼻涕，小麻子不在乎，犧牲了兩條四條，也不覺得什麼的。不過小麻子的精神可不偉大，不像羅斯福，這是多麼可憐喲！

我一直在可憐小麻子，在大考的時候，在暑假裏的時候。

在暑假裏，日本鬼子給我們打了，馬路上的人都放爆竹，許許多多的汽車在遊行，一家家的商店高掛了國旗，我們的曬台上那隻老公雞也快活極了，牠叫的聲音特別響亮，叫人聽了多高興！

這天爸爸也高興地回來說：「世界變了！世界變了！」

我想：小麻子那兩條老鼻涕可有沒有變呢？要是小麻子也像小禿子一樣，把鼻涕慢慢地往鼻管裏一收，那——啊，世界可真的變了，世界上可多了一個羅斯福了！

可是學校一開學，劈頭我注意小麻子的鼻涕沒有變：小麻子還是「噤咕——」或「噤——」的一聲，把鼻涕抹在他的袖口上。

第二天，小禿子也來上學了，我一見了他，却使我吃了一驚：小禿子的鼻涕到哪裏去了呢？

我再仔細地看看小禿子，小禿子身上的東西什麼都變了，多變了！以前小禿子穿的

是破舊的藍布衣服，現在卻是筆挺的小西裝了。那小西裝的領口還有一隻黑蝴蝶躲在那兒，說話的時候，就跟着他的嘴巴一歪一斜的。小禿子多漂亮，小禿子的皮鞋多亮，小禿子的身上什麼都改變了，連那兩條老鼻涕也沒有了，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世界可真的變了麼？變了麼？

頂頂奇怪的是連小禿子的神氣也變了，他不大高興跟人家混在一道了。他的臉上多驕傲呀。以前小禿子的禿頭上誰都可以去摸摸玩玩，可是現在不同了，要是誰的手碰到了小禿子的禿頂，小禿子就大聲地嚷：

### 「哼，告訴先生！」

而我們的級任陸先生呢，也跟以前不同了。以前陸先生總是瞧不起小禿子，說小禿子頂骯髒，頂笨，品行頂不好，現在陸先生一聽見小禿子哭喪着臉走進來，他就趕忙站起，好像陪不是地，小聲小氣的跟他說：

「胡噢，又給誰欺負了麼？那是誰？是那一個壞孩子胡噢，你坐在這裏，胡噢！」

於是陸先生的臉朝門口那兒一斜，門口那兒站滿了小朋友，陸先生兇狠地看了一眼，然後大聲地吼：

「胡噢，你們快走開！胡噢！」

小朋友們都嚇得跌出來了。有幾個來不及跨樓梯，像菱角一般地滾下來，但是連叫一聲「阿伐」都不敢。小麻子也滾在地上，連那兩條新新新的老鼻涕也跌得遺失了，他來不及到地上去摸，就很乾脆地用手在地上一撐，站起來，逃到院子裏去了。

我們都嚇出了一身汗。

我們都莫明其妙的跌在院子裏，大家噉噉喳喳的小聲地問：

「這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小禿子爲什麼會這樣神氣呢？」

大家都不明白。

一直到第二個星期，當級任陸先生上國文課的時候，偶然講到了東北九省的接收工作時，陸先生才說到了小禿子的爸爸，他說：

「胡噢，你們知道李行（就是小禿子）的爸爸麼？胡噢，胡噢，他也是一個接收大員呢！胡噢！接收大員就是派出來接收敵人的東西的！胡噢！那是一種偉大的工作，李行的爸爸真是了不得，了不得，胡噢！前幾天，我也碰到了他，他說，你們學校的校舍太窄了，他預備在兩個月後，把接收來的房子送一幢給我們，胡噢，多慷慨啊，多偉大的作風呀！胡噢，胡噢……」

陸先生的眼光常常落在小禿子的身上，好像說：胡噢，多偉大喲，是「接收大員」的兒子呢！

而小禿子，可板起了臉，不動聲色，連那領口那兒的黑蝴蝶也一動也不動，連那嘴唇上的兩條老鼻涕也逃得無影無蹤了，好像說：接收大員的兒子是不作興有鼻涕的！不作



興輕易動一動！不作興跟旁人說一句不作興……

這個世界真變了，變得多厲害喲！

這個世界真變了：以前的羅斯福作興拖鼻涕，現在的羅斯福不作興拖鼻涕了！

兩個月後的一天，是接收大員答應送房子給我們學校裏的時候了。在那一天，校長先生特地召集全體小朋友，開了一個歡迎會。可是在歡迎會上，接收大員卻這麼說：

「各位小朋友，唉，今天我很榮幸，來出席你們的歡迎會。呢，上一次呢，以前，我會對你們的陸先生說，我要，唉，要送一幢接收來的房子，給你們……給你們的學校。可是，唉，事情偏偏又不巧：最近我第二次呢，我又結了婚，唉，我自己的房子也不夠用，所以，唉，真，我想，你們學校暫維現狀，暫維現狀，不然，再過一個月，等我再接收……唉，不過對於你們學校，唉，真是太那個了，太……太……」

校長先生和陸先生還是陪着笑，恭恭敬敬地送他到校門口。

在上課的時候，陸先生還是陪着笑，時不時把眼光落在小禿子的身上。小禿子連頭

也不動一動，時不時用一塊小手帕，很規矩地抹着他的小嘴唇；接收大員的兒子，不作興再有鼻涕拖下來的呀！

可見忽然有一天，小禿子的爸爸忽然到我們的家裏來了，他忽然帶來了一個新婚的太太——一個接收大員的太太，一個漂亮的好太太。後來爸爸告訴我，小禿子的爸爸是他中學時候的同學，那新婚的太太是一個舞廳裏的舞女，因為小禿子的母親不好看，不會喝酒，不會跳舞，所以他又跟那個漂亮的舞女結了婚！接收大員作興在外面找漂亮的太太啊。

可是李行呢——那個小禿子呢？

小禿子仍舊是一個接收大員的兒子。小禿子仍舊是不作興有鼻涕，小禿子仍舊是板起了臉，規規矩矩地坐着，瞧不起一切的小朋友。

一個月以後，真的有一幢新房子送給我們的學校了。校長先生和陸先生很忙，叫小朋友們掃地揩玻璃，我們的級任陸先生說：明天，胡喫就在明天，胡喫要開一次歡迎會，

歡迎會啦！胡噢！我們要，歡迎那個，胡噢，送房子給我們的好先生！胡噢！胡噢！

第二天，這是我們搬到新房子裏唸書的前一天，我們在學校的大院子裏，排齊了隊伍。小麻子站在我的旁邊，我來不及看他的鼻涕，我在看那花花綠綠的國旗，那些國旗飄呀飄的，就像一個新娘子身上的兜紗，給輕快的風飄着，飄着，多好看啊！小朋友們的臉上，都浮起了一朵朵的笑容。

歡迎會開起來了。校長先生說了許多感謝的話，他宣佈明天就要到新屋裏去上課。小朋友高興極了，都拍手了。只有小禿子不拍，他規規矩矩地站着，連領口那兒的黑蝴蝶兒也一動都不動。

最後，校長先生說：「現在，我介紹小朋友程傑（小麻子）的爸爸，來跟我們說幾句話。程先生是一個苦學的工程師，我們謝謝程先生送給我們這樣好的房子！」

啊，原來送房子給我們的，不是接收大員，是小麻子的爸爸呢！

全體的小朋友們都拍手了。大家很驚奇的看看小麻子。這時候，小麻子的鼻涕剛巧

拖到嘴唇，就索性用舌尖一卷，「噤咕——」的一聲，吞到肚子裏去了。

小麻子的爸爸真好啲，真偉大啲！

我們要打倒那個滑頭的接收大員！

我們要打倒小禿子那驕傲的小禿子！

我們的眼光都兇狠地擠在小禿子的身上。我們用手在自己的臉上劃，做着鬼臉。小禿子紅了臉，眼睛那裏有些潮溼，兩條又綠又濃的老鼻涕忽然打鼻管裏鑽出來了，我們忽然冷冷地笑起來了。

可是這一次，小禿子的老鼻涕一直掛下來，沒有縮回去，一直掛到了嘴巴裏，領口那兒的黑蝴蝶一抽一抽地，就忽然「哇——」地一聲哭起來了。

小禿子多不要臉啲！多醜啲！

小麻子才是一個人好老，他索性噤咕噤咕的喫鼻涕，他真是一個乾乾脆脆的偉大

的羅斯福！

